

國朝學案小識

冊二

B  
5231  
.T3  
v.2





YORK UNIVERSITY

1981 17 1981

學案  
先生  
先生  
先生

留翠庭先生  
陳榕阿先生  
姚姬傳先生







5731  
-73  
v.2

YORK UNIVERSITY

JUN 1 / 2001

EAST ASIAN STUDIES

卷五目錄

翼道學案

蔡梁村先生

雷翠庭先生

江慎修先生

陳榕門先生

韓理堂先生

姚姬傳先生

五經

詩

卷五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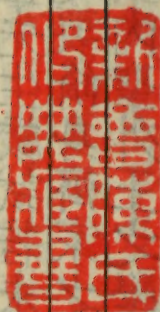
詩



學案小識卷五

翼道學案

漳浦蔡先生



先生諱世遠字聞之號梁邨翰林歷官宗伯幼稟家學篤志程朱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適儀封張清恪公撫閩立鰲峯書院徵召各郡縣士子肄業其中爲之講明正學宣示儒宗先生應時而出升堂入室得儀封之真傳其與鄭魚門侍講書曰在京師時朝夕過從俛有孜孜志相同道相合分袂時先生獨有所不忍於中者迴出於交情聚處之外不可不謂之知我也前歲附張次脩信有江南閱卷之命心怦怦欲往以兩第公車外出又繼以台灣之變不如所願嗣聞先生清望日隆公明之譽溢於近遠然世遠竊謂此不足爲先生譽也我輩誦法古人安肯以文衡作商賈之行辱名喪心自好者不爲況先生道力素定哉明則比公爲難然以理真辭雅二者律之空疎者不錄浮雜者不錄驗其心得審其學力昭昭然若揭其衷也此亦不足爲先生難者竊謂學使之官在有以振士風而變士習下車伊始行一令於令長學官曰有能敦孝弟重廉隅者以名聞并上所實行有能通經學古奇才異能者以名聞并上所論著行之各屬揭之通



衢雖所薦者未必皆賢而賢者未必薦然本之以誠心加之以詢訪  
擇其真者而獎勵之或譽之於發落諸生之時或薦之於督撫或表  
宅以優之試竣或延而面叩之從容講論以驗其所長有行檢不飭  
者摘其尤而重黜責之如是而士習不變者未之有也且夫士子荒  
經久矣勦襲撮摘以塗有司之目侮聖人之言莫此爲甚今於歲科  
未試之先通行於各學曰書藝二篇之外不出經題但依所限抄錄  
本經多不過五行少不過三行不者文雖佳歲試降等科試不錄科  
舉至期牌示曰某經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各書於卷後夫勒寫數行  
本經非刻也先期示之使知成誦非慢令也有能兼通者場中又牌  
示曰能成誦四經五經者廩生給餼廩童子青其衿如是而不自勵  
於經學者未之有也昔兩漢之選博士弟子員也以好文學尊長上  
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爲稱選送之太常太常籍秀才異等者以  
爲郎又有孝廉一科得人最盛今縱不能薦之於朝私自褒揚亦學  
政之大者唐時有帖經墨義之科今亦倣此意施之使士子無荒經  
之患於學者大有裨益先生歲試若未暇及科試行之未晚也且小  
學一書爲飭己敦倫之要脩身齊家之本士子少小先入以養正之  
言虛憍鄙陋之習悉去內聖外王之學畢基於此昔嘗以此作次藝



論題取士矣後又移之覆試士子多視爲具文學使亦有以具文視者遂使父兄師長不以此勗其弟子小學之廢風俗人心之憂也今莫若確遵功令先期飭示曰童子試書文二藝次依所限起止書小學數行不記者定行黜落如是則人爭自誦習恐後矣夫內篇者十三經之精義也外篇者十七史之精華也許魯齋云吾於小學敬之如神明今士子尙欲通經學古豈以簡便精要如小學反使束之高閣乎世遠此數載在家鄉凡課授子弟以及從遊之士皆令讀小學講期必與經書性理參講閩士化者頗多然與其處卑之苦口大聲孰若學使之行一文不勞而嘉惠靡窮乎今之持論者皆曰外官惟縣令與學使最難供職世遠竊謂此二者爲最易夫縣令者朝行一政則夕及於民興政立教無耳目不周之處無中隔之患古人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也學使無刑名錢穀之繁惟以衡文勸學廣勵學官振飭士子爲職業草偃風行比地方職守者尤易或又以爲是二者皆有掣肘之患不知所謂掣肘者多由於自掣非盡人掣之也夫布衣則古稱先自強不懈人猶稱其嚴毅清苦力行可畏況居官哉但氣不可勝事不可激當謹確完養以合乎中耳謂見掣於人吾未之聞也世遠邇來無四方志今歲撫軍呂公又禮至鼇峯曰取先



生所示羞惡之說與諸生深切而講明之會城氣習甚重然就中亦必有超俗成材者心誠求之而已江南學使前有余林二同鄉前輩繼爲同門謝君皆未有一字之通獨於先生惓惓者恃惠子之知我也其寄寧化五峯諸生曰貴業師貫一相聚都門屢稱諸賢志道之心甚銳深爲喜慰是日重陽正當休沐持諸賢請業之書相示不佞見之喜而不寐也年富力強何事不可爲只直捷要學聖人夫求爲博雅則限於資榮顯富厚則限於命惟直捷要學聖人可以操之自我眼前立大志向定大規模隨所讀之書身體心驗隨所行之事遷善改過開其學識使益宏裕養其德器使益堅定焉斯已矣蓋之來書謂澄本清源惟在義利一關此最得之義卽天理利卽人欲當認得透徹斷得斬截如寫書來京所言學業有一毫不本中心發出或拾前人成語要使見者稱爲有志此便是浮外爲人之心卽利心也思大來書稱近日體認吾未見剛者一章與整齊嚴肅四字覺更緊切甚是朱子謂徒得一二謹厚之人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故聖人只思得一剛者蓋氣質剛勇始足任道但戒浮氣矜氣耳眼前非必便能事事合中尙須細加涵養然軟靡無氣骨人必不能有爲也程子論學之切莫要於主敬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只整齊



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然此際加功最難過於矜持則苦而難久稍寬緩又便怠弛惟立志既堅躬行又力用謝氏心常惺惺之法常自提撕斂束自然坐立不至放佚心體不至昏怠以此窮理心極清明以此克己氣極勇決更日加涵養自然德成而學就所謂徹終工夫也又謂時文恐荒正業欲暫去之夫時文亦代聖賢以立言者只要心得而寫以時文之體勢耳心有實得則文字自有精采科名在其中矣程子謂科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此言盡之至文公家禮最切日用未有學道之人而不行禮者此時得行卽行不可有待也且化民成俗莫不於此思源嚮道自比北溪却誰當得朱子惟取朱子北溪之書體究實踐不遺餘力則亦朱子北溪矣況家有賢父兄庭訓之下益加刻勵使父子繼美與宋代胡文定蔡西山二家比隆是所深望也與之來書謂取誠意章默會愈覺警切此欺慊之介體察入細則毛髮竦然願更策勵居業錄體勘極有益敬齋只一布衣惟能立志居敬苦學程朱故能廟祀百世觀其辨別何等精嚴用功何等堅苦若有一念不實不但鬼神不可欺天下後世更不可欺也學山謂朱子全書閱畢欲讀近思錄全書中有無限道理體用俱備近思錄則領要存焉總在讀時句句切己行事時刻刻對照



耳昔在宋代吾閩名儒甲天下多在延建今日臨汀風土人情最近古貴業師倡之於前諸賢互相講勵如上灘之船不上不止則道南之盛復見於今矣不得面暢屬望之深忘其鄙譎然皆肝膈之要不宣其與雷貫一曰兩載都門相晨夕也以令祖母年高急於趨省不敢款留歸後忽忽如有所失不佞有疑莫析兒輩不得聆誨言能無繫念不佞自數年來曾友天下士要如賢友之純心篤志以第一等人爲可學而至講明踐履不少懈者有幾人哉學者患於無志有志矣又苦不能篤實篤實矣又苦不能曉事以陳北溪之賢受業漳州與聞至道越十年往見朱子於竹林精舍猶謂其尙少下學之功勉之曰當學曾子之所謂貫勿遽求曾子之所謂一當學顏子之博約勿遽求顏子之卓爾北溪自此精進有加蓋篤實之難也以司馬溫公之學識一代寧有幾人明道猶謂君實不曉事使明道得大用於世其明通公溥比之溫公自是不侔然溫公尙未足當曉事之稱由是言之學之進境豈有涯哉賢友年方三十有三朝之巨公見者無不崇獎庶所謂篤實而曉事者然以北溪司馬二公律之有不爽然若失乎又何加焉仍在精義集義二者交勗而不息焉耳五峯諸生得承指授英特不羣皆任道之器也然近之君子囿於科舉梏於習



尙久矣鄉人所不屑矣必勉之使爲天下所不可少之人匪徒爲天下不可少之人又當爲一代不可少之人匪徒爲一代不可少之人又當爲千百代所不可少之人志銳守堅捐其所甚利而追其所必至自然日進於高明臻於光大矣夫鼓其趨而指其程途師友之事也餘則在學者之自勉而已有己未克誰則知之半途而廢誰能禁之不佞望之深幸爲我勗勵之不佞粗疏寡陋然此心實未嘗一刻少懈賢友嘗勗以靜時加功靡日不體斯言庶後日相見時稍進故吾也先生窮理精密律身謹嚴識量深宏節操堅定退而居家進而在朝所行皆有益於人之事所言皆有益於人之言侍講幄數年常以天地性命之奧道心人心危微之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周程張朱之心傳從容陳奏荷蒙

天藻褒嘉榮耀千古亦儒林之大盛事矣卒諡文勤著有二希堂集

### 寧化雷先生

先生諱鉉字貫一號翠庭翰林歷官通政司通政使初補諸生從漳浦蔡文勤學得造道入德之方舉於鄉至都不投公卿一刺以陸平湖不敢見魏蔚州爲比謹守規矩繩墨克治嚴密踐履篤實嘗謂李貫之得力喚起截斷四字頻喚起真心敬以直內之要也每截斷思



念義以方外之本也又謂朱子與何叔京云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使自內外帖然按此是講學第一緊要處小學一書所當服膺踐履又謂一刻不持重便害德性一刻不專一便荒本業一刻不警惕便墮晏安晏溺志則害德性荒本業不待言矣又謂朱子仁說讀之既久令人見得本體融通流貫處功夫精切周遍處蓋生理涵於心爲心之德而義禮智統是矣此生理涵於心卽溫然愛人利物之心爲愛之理故朱子一言以蔽之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也所謂心之德者此也所謂愛之理者此也明乎心之德愛之理非有二此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卽天地塊然生物之心而本體有不融通流貫者乎中間引夫子之言仁則由體而用自常而變一私不容自匿一理不容或虧而工夫有不精切周遍者乎下又發明程子愛不可以言仁而愛之理爲仁則性情之界限明而脈絡通本體之妙莫非生生之理者益以著矣辨楊謝之不識仁體泛言同體者無警惕之功專言知覺者少沈潛之味則功夫之實在乎操存涵養克己力行然後可以自全其生生之理者益以明矣又謂孔子性相近之言實萬世言性之宗旨孟子性善之言正是相近之實際相近者善之相近也以萬物爲一體者



堯舜之仁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可謂不與堯舜之仁相近乎故曰性善也擴而充之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必待擴充之力者氣質有不同也孟子言性與孔子無二旨也又謂道心卽性也人心之正者道心爲之主卽性宰乎氣也人心之偏者道心之有蔽卽性汨於氣而失焉者也非道心爲一心人心又爲一心也如飲食男女之欲人心也而道存焉知道存卽道心也知其爲道而肆焉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矣故必道心爲主人心聽命也是知謂心卽性也非也離心性而二之者亦非也又謂學問之道一以貫之孝而已矣是故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友之兄弟由父母而上之則祖宗也以祖宗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和之族人由祖宗而上之則厥初生民之天地也以天地之心爲心天下無不愛之民物至於民胞物與學問之道無以加矣要自孝之一念積而充之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乎孝嗚呼此其所以通神明光四海而爲至德要道與又謂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此可悟孝之爲道無所不貫又謂天下無性外之物凡身之所具耳目手足聰明恭重之理皆是也凡身之所接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親義序別信之道皆是也凡天地盈虛消息之妙萬物生長收藏之宜皆是也朱子論格物



卽孟子之言知性此可悟矣又謂太極者誠也誠之功在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敬以直內誠之源也義以方外誠斯立焉必直內乃能  
方外卽主靜之意也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則人極立矣又謂孔顏  
之樂如何尋處先儒隱而不發竊思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  
無少欠缺數語可形容孔顏樂處何也卽此生意之盎然一心藹然  
四達者也所謂仁也顏子心不違仁雖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也孔子  
中心安仁雖疏水曲肱此樂亦在其中也然則欲尋孔顏之樂亦默  
體吾心之生意而已矣大抵生意是聖學真種子克己如耨草涵養  
乃灌溉培育之功由是欣欣向榮暢茂條達而不容己焉孟子所謂  
樂則生矣此之謂也學者必有見於此實加克己涵養之功孔顏之  
樂方可尋得不然水流花放無非生意於我何有哉又謂以性理二  
字分言之性體渾然析之爲仁義禮智脈絡分明是之爲理驗之身  
則肅又哲謀推之倫則親義序別皆理也卽皆性也復性在於循理  
循理在於盡分蓋性渾淪而理有條緒然理廣大而分更親切如孝  
之理無窮而吾有分內當盡之孝忠之理無窮而吾有分內當盡之  
忠隨在盡分則理得而性無虧矣格物者格此力行者行此豈待遠  
求哉先生於近代真儒宗法陸平湖張桐鄉兩先生其序陸子年譜



曰古之學者未有不知行並進者也不離乎日用飲食綱常民物則曰下學不創爲新奇詭異幽深元渺則曰正學自孔孟至程朱逮明之薛胡一脈相傳如世系之有大宗小宗其他旁門異趨分之爲庶孽假之爲螟蛉而已矣我

朝治教休明名儒輩出而從祀

文廟惟平湖陸子一人蓋醇乎下

學之功卓乎正學之的者也表章陸子所以示學者之趨向指歸然或隱微幽獨不離富貴利達之見徒以講學立名呶呶焉辨異同爭得失口說自膝無益也陸子之言曰學者必從羞乞墦賤壘斷辨陽儒陰釋始鉉謂學者辨陽儒陰釋必從羞乞墦賤壘斷始嘗讀陸子文集學術辨與湯潛庵先生諸書於姚江之學可謂攻其壁壘搗其巢穴不遺餘力矣然使陸子窮達出處有一不合乎道治身檢心無人所難能之定力兩任縣令無人所莫及之治績一載臺中無人所不敢言之正論則講說雖明辨駁雖切亦何足以厭天下後世之心而稱天下之儒宗哉河南張清恪公學與陸子同嘗刊其遺書以傳於世令嗣君西銘復增定陸子年譜考訂既確包括無遺陸子生平體用兼該知行並至具於此學者探討服習如入其門登其堂而聆其警效瞻其儀範與親得陸子而師之無以異鉉懼終身爲道外之



人願與天下同志之士服膺而弗失焉其序張楊園先生全集曰向見陸清獻公衛濱日鈔極推楊園張先生繼見寶應朱止泉遺集論學術稱楊園爲最醇者顧先生著述蜀山草堂初鋟板燬於火所流傳者初學備忘錄訓子語二冊竊謂學者得此已足爲入門階梯矣然而先生明體達用之全量未之見也都門於同年傳謹齋處獲覽海寧祝孝廉人齋所編集乃益信先生在前明爲薛胡之後勁在我朝爲清獻之前茅蓋先生少嗜姚江中師蕺山卒歸於洛閩其爲學切實爲己庸言庸行慥慥不息而歆然不以師道自居閒論史及時務皆關繫社稷蒼生之計而退然不爲出位之謀嗚呼學術之敝明季極矣東林而後夏峯二曲尙多騎牆先生獨粹然一出於正且身處草野日抱嫠憂荒江寂寞惴惴念亂其心固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學者讀是書當思先生遭困阨流離內治嚴密究心經濟而終身韜晦不自表襮如此吾儕幸際

文治光昭之世優游膠庠顧乃闢冗偷安小得自炫乎使者視學兩浙有董率之責前已刊布清獻公年譜以勛多士茲喜蕭山朱學博志尙正學諸生皆知向方重鋟先生全集成爰不揣而序之觀此可以知先生之所宗主矣他若象山禪學考陽明禪學考鵝湖說以及



金華院試示諸生東林書院示諸生嚴州試院與諸生論格致傳義  
答諸生問毛西河語不亦辨之嚴而言之切乎與清獻學術辨同功  
矣所著有經筵詩文集自取錄聞見偶錄讀書偶記校士偶存共  
若干卷建寧朱君梅崖序其文集有曰公之學以躬行爲主以仁爲  
歸以敬義爲堂戶以人情事理爲權衡以六經爲食餌以文藝爲紳  
佩以獎引天下之士爲藩牆而於邪正之界流漸之潰析之尤精防  
之尤豫大要宗朱文公而以薛文清陸清獻二公之書爲譜牒生平  
出處按之固已無一不合於道所謂文章則皆本其躬行所得者而  
慰唁問答解惑條指發德辨姦析事類情以綜王道之要以會天命  
之精斯言蓋盡其大略云

婺源江先生

先生諱永字慎修專心經學博通古今本義理爲考據通萬彙於一  
源生朱子之鄉闡朱子之教凡紫陽之極廣大極精微處先生推擴  
之研窮之不遺餘力其禮書綱目序曰禮樂全經廢缺久矣今其存  
者唯儀禮十七篇乃禮之本經所謂周監二代郁郁乎文者此其儀  
法度數之略也周禮爲諸司職掌非經曲正篇又逸其冬官蓋周公  
草創未就之書禮記四十九篇則羣儒所記錄或雜以秦漢氏之言



純駁不一其冠昏等義則儀禮義疏耳自三禮而外殘篇逸義亦或頗見他經論語孟子爾雅春秋內外傳大戴家語孔叢等書諸子則官子荀況漢儒則伏生賈誼劉向班固之徒亦能記其一二然皆紛綸散出無統紀至於聲律器數則又絕無完篇樂記但能言其義已失其數矣夫禮樂之全雖不可復見然以周禮大宗伯考之禮之大綱有五吉凶軍賓嘉皆有其目其他通論制度之事與夫雜記威儀之細者尙不在此數樂則統於大司樂律同度數鏗鏘鼓舞亦必別有一經與禮相輔竊意制作之初當如儀禮之例事別爲編綱以統目首尾偕貫條理秩然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者此也散逸之餘儀禮正篇猶存二戴之記者如投壺奔喪遷廟饗廟之類已不可多覩其他或一篇雜錄吉凶一事散見彼此又或殷周異制記載互殊學者末由觀其聚則亦不能會其通夫禮樂之全已病其闕略而存者又病其紛紊此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所爲作也朱子之書以儀禮爲經以周官戴記及諸經史雜書輔之其所自編者曰家禮曰鄉禮曰學禮曰邦國禮曰王朝禮而喪祭二禮屬之勉齋黃氏其編類之法因事而立篇目分章以附傳記宏綱細目於是粲然秦漢而下未有此書也顧朱子之書脩於晚歲前後體例亦頗不一王朝禮編自



衆手節目疏闊且未入疏義黃氏之書喪禮固詳密亦間有漏落祭禮未及精專修改較喪禮疏密不倫信齋楊氏有祭禮通解議論詳贍而編類亦有未精者蓋纂述若斯之難也永竊謂是書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當別立門目以統之更爲凡例以定之蓋哀集經傳欲其核備而無遺釐析篇章欲其有條而不紊尊經之意當以朱子爲宗排纂之法當以黃氏喪禮爲式竊不自揆爲之增損彙括以成此編其門凡八曰嘉禮十九篇十二卷曰賓禮十篇五卷曰凶禮十七篇十六卷曰吉禮十五篇十四卷皆因儀禮所有者而附益之曰軍禮五篇五卷曰通禮二十八篇二十三卷曰曲禮六篇五卷皆補儀禮之所不備樂一門居後六篇五卷總百單六篇八十有五卷首三卷共八十八卷凡三代以前禮樂制度散見經卷雜書者蒐羅略備而篇章次第較通解尤詳密焉屢易藁而書成姑繕寫本文及舊註一通名曰禮書綱目若夫賈孔諸家之疏與後儒考正之說文字繁多力不能寫且以俟諸異日嗚呼禮樂之書精微廣大前賢勤勤補綴具有深旨末學何敢與知顧敢以其譴陋之識輒改已成之緒蓋欲卒朱子之志成禮樂之完書雖僭妄有不辭也世之君子取通解正續三書參之是編考其本末究其離合異同之故或亦諒永之心也



夫其朱子原訂近思錄集註序曰道在天下亘古長存自孟子後一  
綫弗墜有宋諸大儒起而昌之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  
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偉矣其書廣大精微學者所當博觀  
而約取玩索而服膺者也昔朱子與呂東萊晤於寒泉精舍讀周子  
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宏博無涯恐始學不得其門因共掇其關於大  
體切於日用者爲近思錄十四卷凡義理根源聖學體用皆在此編  
其於學者心身疵病應接乖違言之尤詳箴之極切蓋自孔曾思孟  
以後僅見此書朱子嘗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又  
謂近思錄所言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則此書直亞於論孟學庸豈  
尋常之編錄哉其間義旨淵微非註不顯考朱子朝夕與門人講論  
多及此書或解析文義或闡發奧理或辨別同異或指摘瑕疵又或  
因他事及之與此相發散見文集或問語類諸書前人未有爲之蒼  
萃者宋淳祐間平巖葉氏采進近思錄集解採朱子語甚略近世有  
周公恕者因葉氏註以己意別立條目移置篇章剖析句段細校原  
文或增或復且復脫漏譌舛大非寒泉纂集之舊後來刻本相仍幾  
不可讀永自蚤歲先人授以朱子遺書原本沈潛反覆有年今已垂  
暮所學無成日置是書案頭默自省察以當嚴師竊病近本旣行原



本破碎朱子精言復多刊落因仍原本次第裒輯朱子之言有關此錄者悉採入註朱子說未備乃採平巖及他氏說補之間亦竊附鄙說盡其餘蘊蓋欲昭晰不厭詳備由是尋繹本文彌覺義旨深遠研之愈出味之無窮竊謂此錄既爲四子之階梯則此註又當爲此錄之牡鑰開局發鑄祛疑釋蔽於讀者不無小補晚學幸生朱子之鄉取其遺編輯而釋之或亦先儒之志既以自勗且公諸同好共相砥礪焉禮書綱目凡八十八卷引據諸書釐正發明足終朱子未竟之緒近思錄集註病周氏近本破碎仍還原本次第裒輯遺書之涉此錄者以補平巖之所未備此皆有關學術之大者至其於制度名物律呂音韻天文算法無不稽考精審所著有周禮疑義舉要七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律呂闡微十卷律呂新論三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四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河洛精蘊九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天辨歲實消長辨天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考訂朱子世家一卷卒年八十二

臨桂陳先生

先生諱弘謀號榕門進士歷官大學士諡文恭學以誠一不欺爲主



不尙空談不取辨論溯考古聖賢名臣名儒之嘉言懿行一一尊而奉之踐而履之心與古印事與今宜推己及人無私於己嘗曰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三者缺一皆有病須隨時隨事有此定見乃爲腳踏實地余最愛范文正公云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數語中原包得義命二字在中庸素位而行一章無非此義孔子所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又曰學問須看勝似我者境遇須看不如我者昔年愛此二語書之座右嗣是三十餘年益覺道理精當無所不包亦確乎不可移易倘境遇看勝似我者則怨尤忮求無所不至學問看不如我者則驕傲怠惰亦無所不至學術人品事功出乎此則入乎彼以此爲人鬼關頭也可又曰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斯云無咎必爲世上不可少之人必爲世人不能做之事庶非虛生此余爲諸生時題書室語至今思之負愧良多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敢不勉旃又自箴十則曰謹言語以寡過節飲食以尊生省嗜好以養心耐煩勞以盡職慎喜怒以平氣戒矜張以集事絕戲謔以敦體崇退讓以和衆慎然諾以全信減耗費以惜福又與人手札多關勸懲語嘗寄某曰凡事不顧公事之有益與否而先持一自以爲



是之意見是己者樂之非己者惡之此爲剛愎自用滿盈招損不但於公事之無益卽自己亦受虧損不淺又吾輩處不如意之事遇不如意之人惟益反躬自責靜氣平心以求一至是無非之道弭謗在此免禍亦在此舍此而別生角抵之計恐無益而有害也又承勗以無倦二字實爲切要有恆可以基作聖而無恆則不可以作巫醫夫子論近仁剛則兼毅曾子論士宏必及毅蓋恆者常久之心毅者定力之謂皆無倦之謂也且以觀天下古今之事愈遠大則愈非旦夕可以觀效而有旦夕可以觀效者決非遠大利害固久而後見是非亦久而後明有識者計久遠不計目前爲民物不爲一己當時或以爲迂而久大之業恆基於此苟有倦心則稍有挫折便生消沮其何以濟又生平無他嗜好每處一地臨一事卽就其地其事悉心講求以期稍有裨益然志廣願奢百未如願事雖未成心實難已有時過於勞瘁而亦不覺覺亦不復惜也年來精力漸不如前而又當此煩劇之地隨事經理已苦難支若遇有疑難心要如此而力有不能者則寢食作止常懸心目不能擺脫不以事累心役物而不役於物捧讀明訓益服知我之切而愛我之深也諸儒語錄不免偏勝有疵一經朱子悉歸醇正有如布帛菽粟可以療飢可以禦寒近世言學亦



知遵尚朱子而用功止憑口耳逞技惟在詞章終日讀書作文未知所讀之書於己何益所作之文於世何用其業居然讀書人人亦未嘗不以讀書人目之究之於身世毫無所益甚有所存所行與書全相反者使世人謂書可以不讀讀書不必有用皆由於此是當以聖門知行並進之語因人指點隨時印證庶幾挽頽風於萬一耳又士人惟身心最爲切近其用功亦惟存心克己二者最爲喫緊此處用得一分工夫便有許多得理之事所謂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也然官場中所汲汲講求以爲要務者卻不在此但須儀文習熟機緣湊合便爲得手程子云世人事事要好惟自己一箇身心卻不要好待事事好時此身心先己不好了今日官場內所爲待好正所謂身心先己不好者也又古聖賢之微言精義散在典籍惟讀書可以通其解亦惟讀書可以踐其實如止以詞章爲學雕琢雖工無關性情卽或矯語性命又未免談空說幻墮入理障旣無益於身心更何裨於民物書自書而我自我世人所以目讀書爲口頭禪謂作文爲敲門瓦負此書亦重負我矣大人實踐錄從孟子大體小體句獨得真諦指點親切曲暢旁通格物者格此也致知者致此也脩齊治平亦卽此而推也大體立而小體無權天理流行人欲退聽克己卽所以復



禮也大體立而小體效用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踐形卽所以復性也  
又來札於讀書爲學之是非利弊暢切言之語語從體認中來循環  
展誦實獲我心試思

國家何所需於文藝而以此取士耶蓋謂能作文者必曾讀書能讀  
書者必能明白道理變化氣質耳不謂揣摩術工讀書者自讀書而  
於道理不求甚解卽心能解之而言與行背以致不能變化其氣質  
又焉能澤及於民物今日欲救讀書之弊而收取士之效惟有講求  
身心格致之學知在此行亦在此以此學卽以此仕庶幾近之又所  
論我見一語尤爲切中士大夫之病一有我見則或憑意見或顧利  
害甚至以我之行止爲理之是非不難強事以就我更不難苦天下  
人以遂我此皆有我之見爲累也又宦海無定經一番波浪增一番  
閱歷古人於橫逆之來必三自反非空空引咎也正可卽此以爲熟  
察人情克治身心之地耳又人之聰明材力不相上下業事詩書亦  
無不明白義理辨別徑路及臨事稍涉利害每止圖目前不顧久遠  
止顧一己不顧天下良由看得一身之富貴太重故看得君民之事  
太輕年來以此觀人卽以此自責昨聞名論以萬物皆備之我爲我  
人有不協皆我之責則視國家之利害皆我之利害天下人之賢愚



皆我之賢愚上下千古參贊位育無非我分內之事迹似待我者輕其實待我者極重先儒以西銘一章爲仁字源頭者卽此意也又來札戒懼慎獨說得如許親切大學八條目無非一層緊似一層治平事業總歸根於誠意正心中庸放之彌六合而卷之退藏於密亦卽此意所云愈嚴密愈廣大已將中庸之層次主腦該括無遺非實在此等處痛下克治苦功不能道此又近來功利詞章之習流而不反讀書者所在不乏顧書自書而我自我每見讀書之人與未讀書者無以異讀書之後與未讀書時無以異竟似人不爲科第則無取乎讀書讀書已得科第則此書可以無用矣居嘗窺見及此耿耿於懷學約中偶一發明而筆墨荒疏詞多淺率竊恐未足爲多士則也諸君重刊各撰序文獎許過甚心竊愧之然士者四民之倡而官司又多士之倡也各持此意自勉勉人化行自上教成於下羣務於有用之實學使境內士子以讀書爲克治身心之事毋以文章爲敲門之瓦則士習由此而端民風由此而厚治化出其中人才亦出其中此又吾之所厚望也又爲己一賦具見抱負古之學者爲己聖人垂訓人多匆圖讀過不肯體認己字如自私自是好逸惡勞趨利避害樂安忘危自以爲爲己之道當如是而不知己字看錯所學豈復可問



程子云爲己者其終至於成物爲人者其終至於喪己實挾千古爲己爲學之精蘊又身世之事凡可知者皆理也凡不可知者皆數也理本可知而不求知數本不可知而強欲知之卽云巧中徒亂心意何裨實事來示正復相同卽此當吾輩講學一則何如又古人窮經足以致用凡不能致用者不可謂之窮經然窮經而不能求其切於身心倫物者亦必不能致用近見人畢生讀書而不能有用皆坐看得書中所言不甚親切之故而經義尤甚也又士人惟功名得失可以聽之於數至於學問器識全由人事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進益處可以用功之境值可以用功之時而因循錯過不但他人見輕卽自己亦不免於後悔古人之學問要看勝過我者境遇要看不如我者二語實爲萬全良劑隨時隨事以此著想則無自足自棄之病亦省卻多少希冀妄想矣至於門內之事總要看得骨肉貴重難得則財物自皆落後一層匪惟不可計較且不必計較也又中祕書多心得在人爲詩詞歌賦而讀書者風雲月露之學也縱極富麗何裨民物爲身心性命而讀書者經世服物之學也似乎迂遠終歸實用果能從身心性命上用功考古證今心有所得措之身世則爲不朽之事業敷之詞翰則爲有用之文章以云詩賦莫高於此近日多以身



列詞苑不得不專重詩賦爲言者似文章事業看成兩橛殊非  
聖主教育人材之意又天下不乏博學能文之士然往往書自書而  
我自我文則是而人則非皆由讀書時只圖作文抒寫不曾把書中  
道理研究一番更不會在自己身心體認一番敲門瓦口頭禪於己  
何益於世何益今日講學只須辨別何爲有益何爲無益正不必分  
門別戶另立宗主至於制義原以發明四書而四書之理有因制義  
而晦者皆由作文不肯認清書理之故文字雖佳奈不切題何又論  
語一書理則精粗上下無所不該人則貴賤賢愚無所不宜真有耳  
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來  
序云道理渾淪莫如詔曾子之一貫工夫喫緊莫如答顏子之四勿  
二語該全部之要旨至於聖門論知論仁論禮乃就一時所重而名  
之後人斤斤就字面上分異同離合便生出許多穿鑿捏合今云仁  
具於心禮徵於事自其心之純粹無間謂之仁自其事之恰當不易  
謂之禮仁禮交關同原共貫可云直截了當昭然發矇卽張子所云  
理虛而禮實也老先生平日於四箴有一段切實體認工夫以此詔  
示來學不愧見道之言竊以勿視勿聽原有思明思聰工夫果能非  
禮勿視勿聽則尤悔之寡更不待言復禮之功不外明健不必以寡



尤寡悔爲明禮實境顏子於博文約禮之後欲罷不能正是精進著力之候以爲其覺察也若有意若無意其用力也亦不易亦不難浮雲點空天風迅掃大段著力不得轉未免無可捉摸反疑近於二氏耳又人看道字似另有一物如古董玩器之類不曰自某傳之於某則曰爲某之的派無非從字句迹象上講究是古是今絕不於人情物理上講究是真作假道字看不真則論文不過皮相耳糟粕耳朱子解中庸率性之謂道卽云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學者多視爲淺近語是以求之愈杳去之愈遠先生誠於成己卽誠於成物凡所與手札皆卽其人之性分職分語其所當然及其所必不可不然大抵皆箴規藥石也得其一二卽可立言砥行其誠故也所纂養正遺規教女遺規訓俗遺規從政遺規在官法戒錄至今士大夫家有其書其培遠堂偶存稿十卷雖壽序祭文皆有至意非尋常應酬可比歸愚沈氏爲之序曰古大臣垂紳朝宁敷歷中外功業被於當時聲聞著於後世大抵本誠一不欺之學發而爲社稷不朽之勳蓋誠則無僞一則不貳不欺則忠以處己恕以待物而心自定焉氣自靜焉神自凝焉施之家國公爾忘私以立己者卽以立國以壽身者卽以壽世胥是道也榕門相國以儒生起家歷官內外四十餘載其品望



在鄉國其豐烈偉績在太史固天所挺生以錫我

國家爲元老爲純臣者也公生平孝親忠

君愛民出政大都以誠一不欺爲根本由名解元入翰林改吏部選御史經國要務立誠無僞見信上官迨歷府道府擢督撫閱江右陝甘楚豫閩吳諸省悉以人心風俗爲兢兢察吏安民務期實效而四至秦中再撫江南爲德尤大蓋無日不爲小民計生全無時不爲主上布恩德九宇之內多半被公之仁卽多半被公之誠張文和公嘗薦公自代云能以民心爲己心亦視官事如家事蓋實錄也洎乎晉掌銓衡贊襄密勿嘉謀嘉猷悉以入

告綜公生平大概有所設施無非精白一心以至誠感動措諸言行卽可質諸衾影

皇上灼見公誠一不欺始終無倦故信之篤任之專穆穆明明

主臣一德盛時隆遇自古無二且公之誠一不欺本乎性生而尤深於學問一生手不釋卷研窮宋五子之奧義遠紹薛文清高忠憲之薪傳刊刻孝經小學近思錄綱鑑正史約大學衍義補諸書用以省身卽用以勸學潛居吳下親被德施又忝主教紫陽每當課士輒與公接公命題必爲講義剖析聖賢精蘊毫髮不爽潛亦受公教益程



子曰不學則老而衰謂好不在學則耳目心思移於嗜欲聲色及得失趨舍之途志氣且日以衰頹也公之勤學好問至老不倦公不輕著述所刊書皆輯古先格言間有請爲文者久而抄積成部潛嘗受而讀之往往卽一名一物之微有以見精理入神之妙其言之足以惠蒼生行久遠要皆本此誠一不欺之推暨與古大臣公忠體國精勤克己者何多讓焉潛老矣旣窺公之政事復讀公之文章因爲摘其大略而記之讀先生之文固見先生之學而觀先生之政尤足見先生之學也先生過化之地士服其教民懷其德閱數十百年感之思之如一日追述其善績不絕口云至矣哉誠之神也閱百年而追步遺型者有幹臣朱先生邃樓趙先生朱先生諱國楨上元人進士歷官巡撫明體達用清冷畏人心乎愛民勇於懲惡其明也莫能逃其鑑其恕也無不服其公所至官僚奉法衆庶飲和非徒以嚴見憚而已而令行禁止則有人所不能者如在廣東折嘆夷碼頭一事夷心懾服相戒不敢出一言尤爲人所稱仰云卒諡莊恪趙先生諱慎畛武陵人翰林歷官總制律己以嚴接人以敬平居整肅臨事周詳訓迪僚屬惟恐其有失懷保黎庶時見其如傷遇事有關地方疾苦國家憂樂者則竟夕不能眠起而思之必得其當而後已在廣西捐



廉設各郡縣豐備倉積穀至數萬石其勤事愛民亦可想見矣總制雲貴病已亟猶將貪墨數十員彙作一摺具參閱口屬纘權者發急遞追回至今滇人惜之卒諡文恪

濰縣韓先生

先生諱夢周字公復號理堂篤守程朱檢身不及愈勤愈密愈擴愈充其日記曰人固不可以虛憍欺世然亦不可自小立心卑退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卒之悠忽沒世縱有善名亦只是謹愿之人而已又曰人日在熱鬧場中焉辨所行污潔須常令胸中如一盆清水乃能辨得是非存得恥心在又曰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朱子以爲存心之屬蓋培養本源蓄之深植之厚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程子所謂靜中有物者於此體之可見蓋存心薄者必無惻隱之發存心戾者必無辭讓之行致中以立大本義蓋如此非空空存此無爲之心使不放馳而已也又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誠敬之效也能誠敬則心之理得矣心便是無形的身身便是有形的心養心與修身其理一也身若亂爲不在義理上便不成箇身心若亂思不在義理上便不成箇心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交養之道也又曰人之一身爲善事又要爲不善事分明是兩箇身人之一心存善念又存不



善念分明是兩箇心倏忽變易機緘莫測其存善念爲善事也儼然是君子其存不善念爲不善事也確然是小人當下便判兩途究竟必歸一致然上達甚難下達甚易危乎戒哉又曰任你聰明蓋世事業掀天只有此心問不過其餘都成妝點敗闕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不能忍匹夫之勇其發尤暴古來憤事者坐此甚多何以能忍曰思慮其始也維其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烏有輕發之患哉又曰萬事之理出於自然順其自然故無事以私智鑿之則紛如矣又曰事之難易盡吾誠以爲之不可雜一毫智術人之善惡盡吾誠以化之不可添一分喜怒又曰目不遍視故能視耳不遍聽故能聽心不遍思故能思又曰養心之道在敬敬之道在安矜迫反失之又曰俗學少心一邊異學少事一邊所以上下隔絕本末乖違又曰太史公以春秋爲禮義之大宗謂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用者易見禮之所禁者難知所見甚精彼紛紛然言利害賞罰者知不足以及此又說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他作史記便是仿此意其用意深遠處人多不能識如伯夷傳是說伯夷不怨淮陰侯傳是說淮陰不反其記漢事有顯有隱是非頗不謬於聖人所以爲良史班固所譏多不



中只是未得他用意所在六經黃老處士奸雄之云爲尤舛後人勿爲所罔又曰爲陽明之學者有二其一學問空疏不耐勞苦樂其簡易而從之其一博覽典籍不知切問近思勤而無得見其立教專主向裏遂悔而從之前者多高明之人後者亦沈潛之士皆有造道之資乃陷於一偏不復見古人之大全可惜也又曰學陸王之學者多歸於佛不止當時後來亦然交游中如彭允初汪大紳羅臺山皆是其大決藩籬至以念佛爲教求生西天惑亦甚矣又曰彭氏自濂訪先生學陽明允初又受法於薛鳳三鳳三吳人其舅氏爲僧鳳三養於舅氏遂傳其法衣鉢源流如此又曰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駁宋儒說氣稟然疏中卻有其氣清明材質差等云云此非氣稟而何其尤異者謂程朱說性卽理也其視性如人心中有一物此卽老氏之所謂無佛氏之所謂空稍變而爲此說孔孟無之然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渠疏孟子字義並此句而忽之何也孔孟之言無非是說理說心不在字面上講究如此荒謬直枉讀一生書耳又曰程朱以理爲我所本有用學以復之戴氏以理爲我所本無但資之於學卽此觀之孰爲得失亦不待煩證深辨也觀此則先生之定識定力高出羣流吾道之衛甚有賴焉其寄閣懷庭書曰來札云靜坐對古



人便覺心清志定及應酬俗事俗人又不覺從習俗去此學者通患也其弊在動靜分爲二端動時大小事判爲兩途動靜分爲兩端者如靜時心清志定此時之心不是別處換得箇心來卽動時不清不定之心也緣靜時加一番操持客氣旣消自然有此寧謐氣象及至動時此心一放便無主宰習心復來自然又向熟處走於此細細體察分明靜時是一心動時又是一心此涵養功疏不能純一之驗也若能於靜時存得極其專一動時更加一番提撕一言一行處處照管得到則動時之心仍是靜時之心蓋以之爲主於內原不曾教他放馳去如此久之自成一片所謂靜亦定動亦定者是也其要只在敬而無失不敬則失敬則無失動時無失的卽靜時無失的非有二也除一敬字更無用力處所謂大小判爲兩途者如人當靜時存得此心在忽有大事來感觸者如承大祭見大賓此心依舊不敢放馳卽不能如靜時湛然純一當亦不至大遠至對俗人應俗事便絕不同緣事小不覺生輕忽心夫子所以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蓋事有大小理有大小心無大小須是要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方能操持得此心定又如人要以敬存心自然有嚴威儼恪氣象此時見新識人尙能持得住倘遇平日褻狎人便不覺放倒復入舊習



去此皆是志不帥氣隨境遷流之弊既知其病更不須別處求藥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雞伏卵如貓捕鼠心存誠敬死生不以動其心此外更有何事第用工粗疏偶有所見不曾有真切得手之處蒙兄下詢不敢不竭其愚要皆常法兄所夙知不足以助高深雖然常法之外亦更無巧法故時時以此自勉不敢以無得而苟止如有未允祈卽賜教同心離居無緣面質何勝悵結其復王震青曰惠書以動靜不得其方不能無所昏蔽欲從事於敬義夾持之功以祛妄動邪思之累此見賢者志道懇篤已得其端而知所用矣竊謂古聖垂訓立教道有千變法亦各殊其總要莫不統於一心敬義者所以事心之方非所以爲心也不知心之所以爲心敬義將何所加哉敬以直內者所以存之也方其敬時此心爲有乎爲無乎以爲有所有者何物也敬又如之何其存之也義以方外者所以發之也當見義時與心爲一乎爲二乎以爲一則所謂義者於內求之乎於外求之乎此事要使通徹分明一有障礙如暗中索物茫無端倪眊眊參瞎練從何入手程子謂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不知彼所謂直內者與聖賢果同乎否乎陽明以窮理爲義外不窮理則是不思而得其將能乎無精義之學遽言義以方外所謂義者果



不差乎且敬義互發其爲一貫者安在此皆當辨之析之使明著於心然後可以從事也來書又言處貧之道則旣得之矣內重者外輕得道者不累於物君子之爲學不逐事而忘本必執要以御末子貢子路從貧富上用功顏子從道德上用功審於二者之間者可以得師矣其與羅臺山曰去冬允初寄示足下與鏡野書讀之甚暢其有功於學者甚大蓋道之敝久矣人各據一術以自是狃於其方不能相通如有所競不能相下至於體用乖隔本末橫決由不知道之一故也道之一非一於人一於天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簡之理天地之道民物之性命也聖人之所不能盡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也或乃不求諸聖人之所不能盡而嫌其與愚夫愚婦同科於是背常離經造爲高深元遠自以爲道之至而不知其違於天夫道可公而不可私也可知而行非可虛而寄也天地之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公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可知而可行者也今乃不求之公不求之可知而可行而但以其私而虛寄者以爲道則固與天地不相似矣與天地不相似則違天違天則道如之何其能一也彼豈以天之外爲有道乎哉人者天之所生也天之外無人也則無道也是之謂迷



其本而失其用三代之盛人皆務道德自治而已矣其措諸事業者自治之餘也故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春秋時先王道衰人各驚於功利管晏之徒豔稱於世道德功名裂而爲二自是以降才智倍出漢唐君臣乘時建樹考之春秋五霸之義功罪各不相掩或以其有濟於世而業可述忘其所以致此者皆逢時遇主一切以救時弊而但炫於揚厲之迹遂欲左顯右隱譏儒者不達時務空言無補等諸匏瓜繫而不食若然是顏曾劣於管晏而孫吳商李之徒賢於孟子也記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春秋之義係王於天王者之道天之道也故聖人一出必將奉天道正萬類立人極非苟且隨俗以就功名也故或施不及一物而道侔帝王或功蓋天下而不足媲於五霸其故何哉道德有無於己能達於天與不能達之殊也是之謂逐其用而棄其本凡此二者道所由敝之大端也皆不求其本於天之故也故能知天者則知道之一而不二矣嗚呼此孔孟以來相傳之統緒惟程朱能得其宗而世之騁私智起而亂之者紛糾而不可詰此君子之所大懼也因足下道一之說竊推其旨如此惟不棄而教



之其與李叔白曰夢周頓首叔白足下僕伏處山林都與世隔雖鄉國知名之士亦無因會合莫由獲其教益足下不鄙棄惠然枉顧語以學術之辨欣幸殆無以過然足下啓其端未竟其緒豈將以發予而使之獻其愚乎僕敢陳所見惟足下教焉陽明之學世以爲禪舊矣至禪之浸漸爲陽明其端末則未之詳也六朝文人竊莊列緒餘作爲佛書口說曼衍不可究詰達摩入中國窺此閒隙乃一掃除文字直指心體傳至六祖又從而張之其說愈辨其惑人愈深唐宋學者趨之若狂然其時固自別於儒分門立限不相假冒而儒者已往往浸淫於經訓而不知宋南渡而杲堂出於佛徒最爲黠傑其得術在援墨入儒其語張子韶之言曰侍郎把柄在手便須改頭換面以誘來學子韶欣然從之於是儒墨之界始大亂談儒者混於禪談禪者亦混於儒推其始終殆有三變其始也倡爲清談而已一變而淨智圓妙體自空寂再變則真空能攝衆有而應變矣至三變則中庸大易之微言與楞嚴圓覺相表裏而兩家之郵通矣此皆佛氏之徒思以其術角勝曰彌其罅隙而文飾其淺陋始竊莊列繼竊吾儒而不知其說之多變也論禪學者謂其近理而不知其得於竊也然子韶之徒其智不足以自全每自供其敗闕象山陽明則倚傍釋氏之



所竊妄意其不殊於儒遂陰證釋氏之諦而巧爲改換之術以掩其跡於是世之惡常嗜異者羣起倡和於以誹詆程朱自居顏孟非真洞悉於儒釋分途確然不惑鮮不炫於其說而助之者矣夫禪學歷千餘年數經變易始成一家學術其人又皆信心自是固宜其流而不返也然則陽明之入禪殆所謂認賊作子禪之流爲陽明則螺贏之肖也或者以禪學不言理陽明雅言之以明其非禪愚嘗讀其書反覆以究其旨陽明之卽心卽理與釋氏之卽心卽佛其有異焉否耶此卽改換頭面之術其詞異其實同者也故凡爲陽明之學者高者流於剛愎爲巧詐爲誕妄下者頽然自放而已此禪病也何者任心而動有不謬者幾何哉或又以陽明功業軒爍爲儒者之效此古豪傑雄略之士優爲之不必盡由講學也陽明本豪傑夙究於經世之務又能內定其心足以乘機制變故成功如此至於聖賢體用之全爲學之方則不可一毫借也足下以爲何如有不合祈往復不宣又自記曰陽明之學其出入是非莫詳於羅整庵陸稼書兩先生更考之昭然無疑矣陽明不自認爲禪其徒則直承不諱此亦何異證父攘羊之爲乎衍至明末直以孔佛同道儒釋一源矣其風至今未熄恐流而愈甚嘗與南中學者斷斷持之而不能易也嗚呼此古人



立教所以慎於作始與其與彭允初曰接十一月一日札知兄且遲  
南還昆季聚首天倫至樂深爲慕羨教益諄諄無任愧荷厚愛至誼  
寧可言謝弟自初知講學懲少年狂肆之弊力爲規矩束縛其身處  
處檢點使寧拘勿肆行之數年頗自謂無顯過大惡然每反驗心中  
與道理未能真實有得蓋實缺得涵養本源一段工夫及見兄首以  
此旨相示瞿然有深省知年來悠悠不進大病全在於此將力求所  
未至者以自勉雖有他說亦不敢雜陳其間矣旣又思之學必講而  
後明譬之於醫必自述其受病之由雖至隱匿不以自昧然後醫者  
得施其方兄之於僕蓋不待其自述固已洞見五臟癥結今試更一  
陳之益可知其求醫心切坦然施其治之之術而無疑矣周竊謂聖  
賢之學其大要有三以存養爲根本以省察爲修治以窮理爲門戶  
曾子言正心誠意必言致知子思言固執必言擇善孟子言存心養  
性必言盡心知性論語一書言知者不一端至易之文言旣釋乾九  
二爲閑邪存其誠而又釋之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蓋知行交資明  
誠互需從古聖賢相傳爲學之方周備無弊未有易此者也自近世  
儒者譏程朱格物致知之訓爲支離後人和之不復致察至閉口不  
言窮理二字乃考其生平所復習雖自謂別有宗旨卒亦未有絕聖



棄智以爲學者何者所謂窮理者非他蓋卽窮其所存養者而已矣窮其所省察者而已矣人之初生其象爲蒙及知識漸開始教之學卽其良知以導其所不知使由此以致力於聖賢之道於是五品之倫五常之性莫不講明而切究之隨其所講明而敬以存之於心則謂之存養隨其所講明發於意施於行慎以審之不使其有雜則謂之省察存養熟省察密則知愈精知愈精則存養省察亦益熟且密三者所以致力之方不同而其所致之理則一也蓋非存養無以立知之本非省察無以善知之用盡知之實然非知則將昏蒙否塞無所通曉亦何所存何所察哉夫非生知不能無賴於學學則未有不以知爲先者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言無人可外於知也自古未有不讀書不講明義理而可至聖賢者此固不待深辨而明矣然則程朱格物致知之訓果支離否乎若曰是惡夫以博涉記誦不切身心以爲知者則亦就其所非者闢而正之可矣又何可因彼之非而遂諱言吾之是哉近與臺山論此其說至辨終不能破第之惑故略述鄙見以陳於左右惟決其是非以發其錮蔽幸甚幸甚蓋先生尊崇正學統歸程朱言知言行不稍假借故於往來手札或是或非或規或勸總之不離辨陸王宗洛閩爲大要出爲來



安令懲積蠹斥淫祀恤民彫剋興利除害職所能爲者無不爲之職所不能爲者必固請於上官而爲之蓋如傷之念無時或忘也榜於署門曰願通民情喜聞己過又曰畏天明威無一夫之敢虐宣上恩德俾萬姓其皆歡本儒術以爲治是可知矣

桐城姚先生

先生諱鼎字姬傳進士官禮部郎中學以研經爲主而並及於史子集一字之不諧於心者必思之深辨之審以求其詞之何以治義之何以完聖賢之旨何以不至湮暗而不彰故其成也廣博而無所不該精詳而無所不實平正而無所不適而所憂者惟學者之厭薄程朱不知玩味其書以上求孔孟之道爲學術人心之害其贈錢獻之序曰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潛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蔽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頽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真儒乃得



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  
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  
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學者之變也有  
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尙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  
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  
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覷隙  
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  
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  
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龐涓之間也錢  
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  
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茫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  
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其復蔣松如書曰鼎與先  
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草木臭  
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尙有所欲陳於前者願卒盡其  
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  
出實於古人精微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字往復之情亦更爲  
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脩己立德又實



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遂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有勝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竊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爾先生胸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患於喪意少遠也至益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先生曷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其程綿莊文集序曰竊往昔在京師聞江寧有程綿莊先生今世一學者也乾隆庚戌余來主鍾山書院則綿莊已死求所著書亦不得見今歲楊存齋令君乃持綿莊集見示遂獲卒讀乃究論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



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爲師傳之真有舛異交爭者矣況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於聖緒墜絕之後者與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立身行己固無愧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而遵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說者縱於學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然爲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強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熟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休寧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過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東原東原晚以修四庫書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於世而綿莊再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撰者僅有留本不傳於世將憂泯沒斯則所遭或幸或不幸也綿莊書中所論周禮爲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文尙書之僞皆與鄙說不謀而合若其他如解易詩所論則余未敢以爲是其文辭明辨可喜固亦近世之



傑而爲人代作應酬文字則不足存錄後有得綿莊書而觀之必有  
能取其所當取者先生當開四庫書局時入局修書後乞假歸里主  
講揚州書院尋移主鍾山教育人材成就者衆人之見之也如坐春  
風然不飲而和不薰而潔其德輝之所及固如是也古文名天下嘉  
慶後言古文者必以先生爲歸著有惜抱軒文集經說筆記等書

學案小識卷五







卷六目錄

守道學案

于北溟先生

魏貞庵先生

李厚庵先生

陳說巖先生

劉直齋先生

汪星溪先生

曹陶庵先生

李公凱先生

李闇章先生

党冰壑先生

陳滄洲先生

熊敬修先生

陳確庵先生







學案小識卷六

守道學案

永寧于先生

先生諱成龍字北溟號于山由知縣歷官兩江總制聖賢之學體用  
一源有真體者必有真用有真用者必有真體如先生者所謂有真  
用者也而真體卽於用中見之自省六戒曰朝廷設官分職皆爲治  
民而與民最親莫如州縣近來積弊成習親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  
知廉恥爲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閣不問矣噫吏治日壞如  
倒狂瀾何時止乎用是偶採成言兼參時弊陳列六則朝夕省觀自  
爲猛惕倘反是道也王法不及必有天殃及之矣謹列于左一曰勤  
撫恤州縣之官稱爲父母而百姓呼爲子民顧名思義古人所以有  
保赤子之喻也夫保赤者必時其飲食謹其寒煖事事發於至誠保  
民者亦當規其饑寒勤其勸化事事出於無僞無僞則有實心縱力  
有不及與事有掣肘然此心自在卽於萬分中體認一分亦百姓受  
福處也昔陽城云撫字心勞知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隨事加恤  
更有裨益若徒從外面撫拾一二便民好事以爲得意亦市名也其  
去殘忍者幾希耳是不可不戒一曰慎刑法草木禽魚皆有生命不



可恣意殺伐況人爲萬物之靈其肌膚手足悉胞與也人不幸而涉  
詞訟又不幸而於詞訟中受刑罰雖十分不可寬必須求一分稍可  
寬處此呂叔簡戒刑書內所以有不輕撻不就撻之說也至於圜圻  
福地昔言已及當思入此者皆無知小民或有冤枉極可哀痛自然  
稍加體念若徒任意禁獄與任意加刑甚有徇情面恣苞苴以下民  
之皮膚供長吏行私之具者或身或子孫定遭奇禍是不可不戒一  
曰絕賄賂爲貧而仕雖委吏乘田止爲祿養未嘗於祿養之外有別  
徑也若舍此而外多求便利卽爲暮夜楊伯起之四知言之已可懍  
矣昔人云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又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  
錢試思長吏於民論到錢處亦何項爲有名乎夫受人錢而不與人  
幹事則鬼神呵責必爲犬馬報人受人財而替人枉法則法律森嚴  
定當妻子連累清夜省此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一曰杜私派小民  
最苦額徵尙且難應未知私派從何起也不過頻年來軍需緊急如  
解馬賠馬與兵馬行糧草豆衝途供應動以千百無計可支故有派  
之民間俟日後銷價給發者如近來行糧價值檄行刊附由單之末  
以防發民短少之弊是部院大臣亦疑州縣爲先取民而後發價矣  
不知先取後發雖至公無私小民之揭借其利已經數倍況長吏派



一錢則胥吏派數錢長吏派一斗則胥吏派數斗有極不堪命者乎何如稍挪正供現價現買而卽力請上臺迅速開銷并由單價值亦多此一番周折昔人云於不得已中求一分擔當卽以民利益處也至於因公苟斂任意誅求種種乘機自利不啻爲盜取人定然自有後禍是不可不戒一曰嚴徵收小民正供自有額賦外此分釐非可苟也近來徵收立法著令自封禁絕火耗上之所以嚴州縣者可謂周且密矣夫爲州縣而受上之禁飭卽使無弊自好者尙覺汗顏至爲州縣而并禁飭之不靈倘有自欺則有心者將視爲何等乎古人云錢糧一節若肯請減其善無量今錢糧不能減而去其錢糧中加增之弊亦與減錢糧彷彿況鳩形鵠面此等困苦小民欲陰搜其膏血縱令安然無事滿載還家後日亦必生流蕩子孫以覆敗之者是不可不戒一曰崇節儉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心方能用度相繼倘奢侈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譴訶卽費用必思取給是亦壞心術之萌蘖也夫長吏近民雖自己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己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淡薄尙且不能消受而猶欲起侈麗之想乎鄭俠語人云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推此



充類至盡惟恐長吏之稍奢也是不可不戒此六者語語從心上箴  
砭不言克治存省而克治存省備矣他若弭盜條約明以立法威以  
成仁所歷之地無不服教畏神者此也先生之真體用也初選羅城  
榛狁狴狼之區也山獠不遵法難制相識者多止之先生謂義不辭  
難慨焉有吞猺獠餐烟瘴死而不爲少屈氣概及入境榛莽滿目先  
生朝捕賊夜枕刀約會鄉民申明保甲截路劫搶者緝而誅之嘯羣  
擾害者剿而滅之頑梗不畏殺者以剝皮爲令三年而盜風息民乃  
得安書其功者稱之爲勇余曰非勇也仁也仁於民故勇於除害民  
者也由是而合州而黃州而至總制兩江皆此法此意也勇之至仁  
之至也之任江南驟車一輛與幼子共乘之在制府兩載餘日食簞  
糲一手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食肉味江南人號爲于青菜嘗  
徒步微行早晚出入僧舍中於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一于總督在  
眉睫間彷彿如或見之舉凡面赤鬚白形貌微似者卽皆屏息而避  
焉其素經創懲革面自新者言及輒泣下曰吾賴于青天乃有今日  
吁先生之清令人畏令人服令人感泣何若是其神也則以其出於  
誠也真體真用於是乎見之夫而後知先生之政書卽先生之學案  
也天下之言清者孰如先生天下之言勇者又孰如先生曰仁曰誠



先生可無愧矣先生吏者之師也而後之最相似者莫如樂園嚴先生嚴先生諱如煜激浦人生而豪傑才智過人自作諸生卽以天下事爲憂樂適三廳山苗不靖上平苗策當事偉之舉孝廉方正特蒙召對簡發陝西知縣辦理教匪積功超擢漢中府知府先生興學校勸農桑作紡具以補女紅講團練以備民衛南山在境內各省無業之民雜處其間木竹各廠以及叢祠黑店俱易藏奸先生跨一騾出入往來道之以墾種與之言善惡利害數十年安靖無事先生之力也山中人與先生習感先生恩至今思之者猶稱爲嚴一騾云官至按察使卒贈二品入名宦祠所著有三省邊防備覽苗防備覽洋防輯要等書

柏鄉魏先生

先生諱裔介字石生號貞庵歷官大學士守周程張朱正脈身體而心會之著有聖學知統錄及知統翼錄其知統錄序曰聖學知統者述見知聞知之統也自孟軻氏旣沒聖學晦蝕火於秦雜霸於漢佛老於六朝詩賦於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繼起伊洛淵源粲然可觀其後爲虛無幻妄之說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統遂不可問矣余因子興氏之意而發明之由堯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由

孔子而後終於許薛以明知學之不絕於人其間或考諸經史或徵諸先儒蓋推天命人心之自然以發大中至正之極則而功利雜霸異端曲學之私不敢一毫駁雜於其間誠不揣固陋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說放淫辭有助於化民成俗之意也學者志聖人之道由是而求之水木本源豈不昭然覺悟而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良有在乎昔論語終篇述帝王治世之要而推其本曰中孟子終篇述聖賢傳道之意則揭其要曰知所知維何亦曰知厥中而已矣知厥中謂之見知聞知不知厥中不可謂之見知聞知也吾願學聖人者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其知統翼錄序曰余既作知統錄矣復續以翼錄者何嗚呼自孔孟以後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豈道之難知哉天命人心至善之道本自易知不求者失之不著不察而過求者失之索隱行怪此其所以終於不知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聖道之醇詣狂狷者聖道之干城也伯夷柳下惠論語以爲逸民而孟子躋之聖人之列乃又曰隘與不恭蘇子由古史則云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尙足以爲聖人乎吾從孔子而已然余觀二子之所學實亦未易及者雖道遜孔子亦亞聖之儔清和之贊良非誣也天運遞衍賢哲代興自董江都以下至高存之或材力



有厚薄學問有淺深時命有隆替師友有淵源德業不同要皆篤志  
進修挺然自立不惑異端潛心希古豈非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  
猶興者耶使得聖人而爲之師其所造又豈止是已乎以之羽翼聖  
道鼓吹六經亦猶淮泗之歸於江海龜鳧之儕於岱宗也余因摭摭  
遺傳詳爲論述俾後世學者知所景行焉至於世所好尚而悖於理  
與近於理而未深未醇者並不採錄夫豈不欲汎愛兼收誠恐開不  
正之端倪而未合於天命人心之本然也尙冀海內大賢匡其不逮  
而誨之若曰知我罪我則吾豈敢又聖學知統合錄說曰吾序述知  
統錄自伏羲至薛瑄而止吾序知統翼錄自伯夷至高攀龍而止有  
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有困而知之者及其知之一也虞廷言  
中成湯言性論語言仁大學言止中庸言誠孟子道性善知之理備  
矣周濂溪作太極圖通書程伊川作易傳朱晦庵作四書集註通鑑  
綱目薛文清作讀書錄蔡虛齋作蒙引林希元作存疑知之理復大  
備矣老子之空虛佛氏之寂滅告子之無善無惡管商之雜伯功利  
荀子之性惡楊雄之善惡混王通之以佛爲聖人王陽明之性無定  
體李贄之詆毀聖賢褒頌奸雄皆知之蠹也夫道者天地人物之所  
不能外也知道則知天矣知天則知性矣知性則知仁矣知仁則知

義禮智信矣知仁義禮智信則知誠明之合一知誠明之合一則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千古聖學之極則格物致知其求知之方也正心誠意修身其守知之要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充知之量也究其歸則體用兼該顯微一貫窮以淑身達以濟世歸於仁而已矣又致知在格物論曰知物之所以爲物則知知之所以爲知不知物之所在而強言致知之學者非明德之本指其於學也爲妄而已矣知外之物非物也物外之知非知也若以其超然立於萬物之上而不與物以爲偶以是冥然自號曰致知致知則未也夫惟顯微無間精粗一致直窺夫天人合一之大原而不忽其用力之方於是乎窮理之學乃以有功於天下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明明德之始事何其灼然哉夫物之說至難言矣聖門論述未有訓釋之明文此固啓天下後世以疑似之端者也然紛紛於百家爲惝恍無據之說不如還考於六經有至當不易之理易曰精氣爲物凡物未有不合精於氣而成者所謂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物未有無則者所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孝慈之德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理一本而萬殊萬殊而歸一本蓋不知物之爲我我之爲物也如是而物之爲物亦大可識矣四



海有聖人焉此物此知也有賢人愚人焉此物此知也烏用格然而知不遺物仍以知達之於物則有燦然明備之象物不外知卽以物涵之於知則必有極深研幾之功吾乃知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者伏羲之格物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孔子之格物也能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以參贊化育者中庸之格物也道性善而稱堯舜四端之發擴而充之火然泉達者孟子之格物也物卽是知格卽是致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矣然正心誠意而曰先者次第而及之之義也此直曰在者反而求之更無別解之義也先儒高存之曰聖人之學所以與二氏異者以格物而致知也致知而不格物自以爲知之真而不知非物之則去至善遠矣所係豈其微哉斯言也有得於致知格物之心傳又著希賢錄十餘年而成其書有五門二十五目一曰爲學門目曰格致曰存省曰謹慎曰遷改曰闢距二曰敦倫門目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三曰致治門目曰宰輔曰臺諫曰牧守曰教化曰武備四曰教家門目曰勤儉曰學問曰敦睦曰仕宦曰祭葬五曰涉世門目曰頤養曰度量曰謙忍曰義命曰應接蓋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俱蘊括其中矣先生本所學以立朝由臺諫而風憲而銓宰而閣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凡有關朝綱國紀吏治民風者皆窮源溯委詳悉敷陳以求見

允而後已所著知統錄希賢錄以及孝經註義四書大全纂要四書朱子全義四書精義彙解四書簡捷解約言錄鑑語經世編古文欣賞集左國欣賞集唐文欣賞集古文分體大觀集諸書士林多未之見至其交往中所稱孫北海者非可與講學之人也是不可不辨

安溪李先生

先生諱光地字厚庵號榕村進士歷官大學士譚經講學一以朱子爲宗其所以學朱子者曰誠曰志敬曰知行嘗謂性誠而已矣聖賢之學亦誠而已矣明根於誠而誠又根於明誠者成始成終之道而明在其間故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實理渾然而萬物皆備於我此所以謂自誠明而爲性之體萬物散殊無非完其性之固有此所以謂自明誠而爲教之用事於性者尊德性之事也事於教者道問學之事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忠信卽誠也主於忠信以誠致明尊德性也故德修而爲業之本辭修誠立以明致誠道問學也故業可居而



爲德之資德業相資故誠明相生也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其德也恕其業也孟子曰反身而誠忠也強恕而行恕也忠恕皆誠也忠則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恕則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終始於誠而明在乎其間此聖學相傳之要二千年之遠而有周子知之故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此則存誠以爲克己之地又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此則克己以致立誠之功也又謂朱子言學敬知行而已五峯胡氏則前有立志北溪陳氏又加以虛心今觀虛心在立志居敬之內雖不別爲條可也故曰立志所以植其本也居敬所以持其志也窮理所以致其知也躬行所以蹈其實也此非獨近儒之說蓋上古聖賢之說也四事者一時並用非今日此而明日彼故欲行而不知則俛俛然其何之求知而不敬則心昏然而不能須臾敬而非志則又安得所謂曰強之效也且志而非敬則此志何以常存敬而非知則措其心於空虛之地知而非行則理皆非在我而無實矣然四者雖相須並進而其序既有先後則得效亦有難易淺深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已立矣三十而立蓋敬始成也自不感知命耳順而知始精又至從心

不踰矩而行始熟先儒以爲因其似以自名爲學者立法是已古學校之教亦然始視離經辨志觀其志之何如也繼視敬業樂羣察其能敬與否也又視其博習親師論學取友則知學問思辨之日新卒乃知類通達強立不返則知力行之有成矣然此四者循環迭用日月有日月之功終身有終身之驗聖人有聖人之效學者有學者之益雖一日服行朝暮之間亦可以旋變又如志於道亦立志之謂也據於德亦持敬之謂也依於仁者真知允蹈乎天理之中游於藝則義精仁熟之事也立志之與存誠異者誠其主志其趨向蓋誠又志所自出也然未有志不立而誠存者立志而居敬以持之則存之又存而成於性矣其朱陸析疑曰有宋中葉運膺五百之期天顯聚奎之象其所以紹絕學理遺經使聖人之道復明於斯世者豈偶然哉周邵程張皆以先覺之資任道統之重又幸而相師相友講明其所未至其淵源所漸所以深造直達於聖人之蘊者必有非後人之所能窺者矣虞廷羣后鄒嶧諸哲以來於斯爲盛是以千餘年之蕪翳堙塞啓之闢之攘之剔之聖人之道灼乎其可見坦乎其可循嗚呼其功可謂偉哉南狩以後而朱子出焉祖孔孟宗周程正六經黜百氏躋中庸之堂而入其室雖聖人有作不能易也而在當時與象山



陸氏其學終不能以相一後世隨聲之徒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始也  
安於性之所近繼遂執爲門戶之見而不可回嗚呼彼固不知朱子  
然亦何足以知陸氏哉夫陸氏之論躬行必先於明理其言窮理必  
深思力索以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此固與朱子知行  
之學同歸而其心悟身安言論親切雖朱子亦爲之感動震矜而爲  
之左次然則朱陸之道豈如一南一北之背而馳哉其始終大致之  
所以不合者陸氏之反約也速收功也近其教人之法則徑而多疏  
朱子之用力也漸衛道也嚴其教人之法則周而無弊也夫破末俗  
之陋傳聖賢之心洗訓詁之訛發精微之意若是者固二子之所同  
心然惟其訛且陋也則必有以矯而正之爬梳剔抉究其枝葉以達  
於本根使夫精微之意聖賢之心學者有所望而至焉豈可謂是無  
益之業而不復措意於其間乎孔子聖人也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  
宏問官於郯子假年學易至於韋編三絕而不能休歎夏商之文獻  
不足足則吾將往而證焉仲尼亦胡爲孳孳而事此無益之業哉所  
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夫之未喪斯文者蓋在乎經也經莫大於  
易易莫大於先天先天之學不傳久矣自堯夫發之而陸氏以爲非  
作易之意無極之妙主靜之宗自濂溪啓之而陸氏以爲是老子之



旨性之所以善心之所以仁主敬之要知行之方自程氏兄弟明之而陸氏以爲與孔孟之言不相似凡如此類皆可以見其講學之疏而其議論舉措之間猶未免於精神用事而氣不可掩不如朱子之粹然平中有以極規矩準繩於無憾也揆厥所由陸氏蓋見世之支離沈溺而不能自振故刊落擺脫直接乎孟氏之傳然愚竊觀夫孟子之時發明人心而無述作者去聖未遠羣經大備故第啓管鑰示關津以爲當世人心對病之藥而已自漢以來道喪文弊禮樂詩書掃地而盡異端邪說諸子百家紛紛藉藉相亂學者顛倒炫瞶於其中何由而見聖人之宗乎濂洛諸子扶持整頓者未幾或疑或信若明若昧又綿延而將絕是故朱子之屹屹著述以終其身殆有所不得已也昔周之衰王道廢而舊章亡邪說繁而大義乖於是仲尼討論墳典述帝王之道正雅頌之篇除九邱驅八索修明禮樂之遺文使萬世道術有所統一朱子之心孔子之心也若以六經爲注腳章句爲俗學豈獨足以病朱子又上以爲孔子病矣由此言之陸子之學得無極高明而失之過反說約而弊則疏者乎是故陸氏之學吾儒之學也其閑道也猶謹其擇言也猶精非若明之中世儒墨老莊混爲一途始也師其意後也言其言靡然遂入於二氏而不可返者



也雖然追原其弊則謂非陸氏爲之端不可蓋朱子之言曰今之以學自立者門戶衰塌惟陸子靜精神啓發其流禍未艾也嗚呼賢者之爲慮豈不遠哉竊觀自朱子而後幾四百年之間守其學者崇正經敦實履循循乎其不畔逮乎中明士大夫自以其意爲學於是乎章句不足守文字不足求甚而典訓不足用義理不足窮經術文字議論行檢胥爲之一變而風聲大壞矣傳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不知其形視其影生今之世有欲爲聖人之學者與吾願謹而擇之其有世教之責者與吾願審而思之觀此則先生之心朱子之心學朱子之學可知矣夫朱子由二程而上追孔曾繼往開來使後之學者致知力行克治存省循序漸進以至於聖域者莫切於大學一書而先生乃謂知本卽格物致知傳可不補古本不必更定不亦異於朱子乎異於朱子而有補於後學則雖異而朱子亦正樂有此異也異於朱子而有害於後學則凡學朱子者不能不疑於先生也何也知本示人知明德之當先也格物致知則卽物窮理一物一事不可遺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也極廣大極精微極切近極真實之功也朱子喫緊爲人其在此歟先生曰大學一書古人之學的至宋程朱始表明尊行之然因明道伊川紫陽三夫子各有更定故羣議

至今未息方遜志采元儒之論以知止兩節合下聽訟一節爲釋格物致知之義而去朱子補傳謂傳未失而錯經文之中不必補也蔡虛齋林次崖是之而又升物有本末一節於知止之上王姚江則俱非之而有古本之復姚江之言大學只是誠意誠意之至便是至善中庸只是誠身誠身之至便是至誠愚謂王氏此言雖曾思復生必有取焉然他言說不能發明此指而多爲溷亂其言明德新民也則以新民爲明德工夫其言致知誠意也則以格物爲誠意工夫以格物爲誠意工夫似乎未悖也然以爲善去惡爲格物則謬矣其謬之謬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此則於聖門傳授全失宜乎其學大弊而不可支也愚謂大學初無經傳乃一篇首尾文字如中庸之比耳明德三言者古人爲學綱領也知止一條者古人工夫次第也知止與知至不同蓋知所望慕歸向而已所引孔子人不如鳥之嘆可知知止者開端淺切之事也知止則志有定向所謂立志以端其本至於能靜則心不爲物動能安則心不爲物危此則又有以繼其志而持乎其志也能慮卽下之格物致知能得卽下之誠意而有以得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實也此兩節自小學入大學之規模節次一書之指要也物有本末至知之至也以能慮言也凡物則有本末矣凡事



則有終始矣循其本末終始而先後之此大學之道也然必於本末終始而知所先後乃可以近道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當自國而遞先之至於誠意而尤在於究極事物以致其知正以物格知至然後能誠意以正心修身而家國天下可得而治也何謂知至知本之謂也蓋家國天下末也身者本也天子有天下等而下之雖庶人亦有家本亂則末亂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能知乎此之謂知本能知乎此之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至此謂知本以能得言也自曾子所受於夫子而傳之子思孟子者一誠而已大學自均平齊治本之誠意猶中庸孟子自治民獲上順親信友本之誠身也誠則有以成己有以成物而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在我所謂明善格物蓋所以啓思誠之端而非思誠以外事也誠身者統言之也自此心之存之發至一言一事皆必致其實焉之謂也誠意者誠身之要也意者心之所主也心主於爲善然而存之不固發之不果不確是無實也欲善者本心之明今而無實非自欺而何原其所以如此者蓋以意藏於內其實與不實己所獨知非人之所及檢是以每陷於自欺之域而不顧惟君子慎獨以誠意誠意以誠身則心正身修而明德明矣故曰德潤身心廣體胖也夫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至



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引淇澳以證表裏之符暉光之盛感人之  
深終之以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皆總之矣  
自明者以誠明之也新民者以誠新之也仁敬孝慈信各止其所以  
誠止之以其分有明德新民之殊而貫之者一誠而已無訟民之新  
也使民無訟明明德於天下之極也無情不盡其辭蓋民不自欺大  
畏厥志則民自有指視之嚴而謹其獨也誠之效至於如此故復結  
以知本與上章相應不曰務本而曰知本者蓋知本而後能務之此  
欲誠其意所以先致其知也自釋正心修身以至終篇不過著其展  
轉相關之效以見一誠之盡乎修己治人之要而已喜怒哀樂之不  
得其正與夫心不在者不誠也好惡之辟亦不誠也所令反其所好  
以及好惡拂人之性亦不誠也語其功之不可闕則自身家而國天  
下蓋有言坊行表之著紀綱法度之施然非誠則無所以行之故曰  
誠者聖人之本又曰王道本於誠意也或曰子之說於經意似矣然  
程朱以窮理言格物致知蓋其重也今第以知本當之可乎曰夫窮  
理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理窮致知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知至曰朱子  
言知至者全體大用無不明今第曰近道而已何也曰小知則已近  
大知則彌近也知之至則將與道爲一矣朱子所言極致之地經文



所言入德之初也曰知性明善之云與此合乎曰性者善而已矣物之性猶人之性人之性猶我之性知其性之同而盡之之本在我此所以爲知性明善也此所以爲知本也曰朱子謂正心修身自有功夫而今但以誠意概之可乎曰不獨身心家國天下亦可以誠意概之矣若其功之不可闕者則前旣言之也大抵此篇誠意如中庸之戒懼慎獨也正心如中庸之致中和也戒懼慎獨所以致其中和然朱子又有彌約彌精之云移之以說此篇則不以支離爲朱子病矣曰中庸之謹獨則大學之誠意事也子於此又連戒懼說之何歟曰凡言誠者皆兼乎存誠立誠之兩端夫學豈有無敬之義哉朱子補言敬字蓋以此也曰經文不言而待朱子言之何也曰知止而後定靜安卽其事也貫乎知行而無不在奚謂其不言也曰異於朱子章次柰何曰章次異矣而義不異而文同於古疑朱子未之棄也又竊謂如是以說經頗爲不費辭而理明且使姚江之徒無所容其喙焉姑以俟後之君子正之先生之學於此爲可疑矣而先生終莫之疑且自信之堅也其大學古本私記序曰大學古本自二程兄弟所更旣不同朱子考訂又異學者尊用雖久而元明以來諸儒謹守朱說者皆不能允於心而重有纂置爲異端者又無足述也愚思朱子所



補致知格物一傳耳然而致知正心誠意其闕自若也其誠意傳文釋體迥然與先後諸章別來學之疑有由然已餘姚王氏古本之復其號則善而說義乖異曾不如守舊者之安欲爲殘經徵信不亦難乎夫程朱之學得其大者以爲孔孟之傳蓋定論也程子之說格物朱子之說誠意聖者復起不能易焉而餘姚皆反之編簡末事又何足以云文章制度今古異裁以晚近體讀古書則往往多失何則其詳略輕重離合整散不可以行墨求而必深探其本指者古人之書也大學之宗歸於誠意格物明善者其開端擇術事耳朱子亦旣言之而不能無疑故離合整散之間是以有所更緝今但不區經傳連貫讀之則舊本完成無所謂缺亂者若大義一惟程朱是据汙不阿其所好或以爲習心入之先者不知言者也蓋先生考古之功勤而知行之不逮朱子者不可以道里計故見古本爲完成而於朱子之真積實踐大綱細目未之有得執而不悟籠統牽合實所不免而如小知則小近大知則彌近數語殊失之支離矣且以朱子章句比之於文章之晚近體以是爲不阿其所好其得謂非失言乎先生精且博矣舉凡圖書象數樂律韻譜以至道術兵符無不參究得其蘊奧所著有榕村語錄榕村講授榕村制義榕村全集周易通論周易觀



彖大指尙書解義洪範說詩解孝經全註古樂經大學古本說中庸章段中庸餘論論語孟子劄記離騷經註參同契註握奇經註陰符經註曆象本要太極圖通書二程遺書正蒙朱子禮纂朱子語類四纂韓子粹言古文精藻而其最有推闡者莫如周易義理家特重焉先生生平行事備載 國史學者可考而知也茲不具錄

澤州陳先生

先生諱廷敬字說巖號午亭歷官大學士先生童稚之年卽知嚮慕正學壯而愈篤老而彌專著有困學緒言若干則其言曰吾學亦屢變矣其始學詩當其學詩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詩矣其繼學文當其學文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文矣其繼學道及其學道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道矣又曰太極圖括盡天地人物之理然其所以接聖道之統開理學之傳者所貴學者以此理實體於心耳若不實體於心則天地萬物亦何與於吾事乎故曰君子修之吉修者修此而已又曰克己復禮禮言復本有也禮卽性也夫曰禮其善可知烏有所謂惡哉故絕天下之惡而成天下之善者性善兩字之功也又曰羣居最奪人志學者言貌必恭謹如以謔浪笑傲爲能便僻佞巧爲才亦甚失其本心矣日入其中幾何而不與之俱化哉又曰凡

事入手皆須忍耐稍緩則其理自著應之庶幾少錯矣又曰古人讀書直是要將聖賢說話實體於身心如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其鄭重如此今童蒙初學讀書未有不取大學熟爛誦習者其後果能行得一言一字否父師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習爲作文辭取科名之具而已蓋以是爲固然而莫之能知古人爲學之意也書雖讀而道益不明不行矣謂之未嘗讀書可矣又曰或言道學不可不行而可不講曰是也然雖講之庸何傷講之所以求爲君子不爲小人也若心慕君子之名而身冒小人之行不愧於己必愧於人愧夫人之以小人目之也既愧小人之名將慕君子之實矣愧於人必愧於己其致一也若都不知愧又何須講且猶講之必至於愧愧其不爲君子則必不至於爲小人矣使天下羣然愧爲小人慕爲君子此道學之所以行也又曰君子之言動以天而不以人小人之言動以人而不以天以天者順而祥以人者逆而禍順而祥易簡之道也逆而禍險艱之爲也棄易簡而樂險艱豈人情哉亦弗思之甚而已矣又曰或問周子云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不知如何能見其大曰且須理會古聖賢言語行事如理會得孔子疏水曲肱樂在其中顏



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此見得一分則心泰一分見得十分則心泰十分既有所見須守之勿失漸次擴充到純熟處則化而齊也又曰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子所謂志學亦是如此故學者莫大於立志又曰戒慎恐懼此孔顏之所以樂也程子謂鳶飛魚躍境界是戒慎恐懼正子思喫緊下工夫處也千古聖賢相傳正脈斷不外是程子謂靜中有物始得蓋有物謂敬也敬卽戒慎恐懼所謂必有事也戒慎恐懼則自然勿正勿忘勿助若靜中無物則是全無事也而正忘助之病不勝其紛紛矣此異學之空虛不可語於吾儒中正之道禪家受病正坐此以之處靜且不可況動乎故合動靜而交致其功斷非戒慎恐懼不可又曰行莫善於思然戒在三思過莫貴於悔亦不可數悔故曰再思曰不貳過又曰凡人役志於榮利紛華一旦小失意則戚然如不欲生蓋其生平患得患失至此而益不能自持所謂不仁者不可以處約樂也若夫有道之士不處非義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其自處有素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也焉得而不浩浩哉觀此先生之學而有得可知矣先生經學邃深侍講席最久觀

經筵奏對諸錄曰有敷陳時申啓沃以喜起明良之遇盡都俞吁咈

之誠堯廷舜陞極一時賡颺之盛矣先生精於韻語雅頌風賦無體不備而所著各體文亦逼韓曾諸大家言中有物其有以歟

安邱劉先生

先生諱源淥字崑右號直齋寢食於朱子之書者四十年所每有一得輒事劄記積成數萬言而源流本末要不外敬義二字論主敬也以戒懼慎獨爲始而歸之於參前倚衡論集義也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極之於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其言曰行善不熟但覺善在一邊我在一邊硬強做去畢竟扞格孟子說集義一件一件用力做去集之既久則積累漸多胸中充滿縱有物欲之感亦無處安放漸覺善卽是我我卽是善何扞格之有又曰循環變化之中能使腳根立定難矣人世間不惟禍福盛衰在循環之中卽善惡亦在循環之中入未嘗無善但善非至善則不至誠旋以物欲之累而復陷於不善矣不善必有餘殃迨殃極則悔生善端復萌萌而不能栽培滋息則必仍受物欲之累又陷於惡矣善惡循環不已所以爲凡人而不可救腳根誠不易立哉立之當自一善始我有一善充之至盡守而不失一善既立善善如此日積月累善日壯固而惡日衰微衰微者漸至絕滅壯固者漸至盛大如此則非復循環之所能變化矣故立也又曰



學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朱子又云八十九十覺悟亦只就而今地頭便劄住硬寨立定腳根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蓋人爲學不論早晚不必追究已往只要檢點未來打起精神勉強做去庶幾有補不然悲歎窮廬復何益哉又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惟上知與下愚不移遷改移三字之義一也皆離去前非變化氣質之義也從前是此等人而今依舊是此等人從前幹此等事而今依舊幹此等事是不遷不改而不移也又曰朱子曰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不恁底周而廣大細密理乃自家固有學只是循其舊底不學則硬隄防處事一向任私意平時卻也勉強得去到臨事變便亂了觀朱子所云覺得自家真心在血肉團中爲氣稟物欲昏蔽已久一遇事變只憑舊日私意支吾本來心性不能出頭露面事過甦醒卻又追悔無及此蓋不窮理居敬之過不可言智力不足也又曰存心致知二者爲學之大端只看各人自家以何者爲重有人於此千伶百俐於道理皆能有見卻不能得之於己這便該以存心爲重有人於此篤志苦行於凡事皆能有守卻不能合乎大道這便該以致知爲重如堂有前後門由前門可升堂由後門亦可升堂也但二者缺一不可耳又曰讀書爲身上之用而人以爲紙上之用



做官乃辛苦之時而人以爲快樂之時衰年正勤學之日而人以爲養安之日科第本消退之根而人以爲長進之根可歎又曰世人終日不知恐懼憂勤二程先生獨知恐懼憂勤故周子復以聖賢之道進之令尋仲尼顏子樂處今人且宜先知苦如此三年五載收定此心而不放然後於苦中見樂也周子令程子尋樂吾今欲世人尋苦又曰道理虛處易到實處難做故仙佛常有而聖賢常無也學者讀書推測道理似能覺悟及發言處事便多窒礙故朱子臨終諄諄教門弟子云惟事上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學者離物與形而求道終不得也又曰理不離氣而不雜氣理爲主宰而氣聽命焉氣自理出也自理出者浩然之直氣配乎道義者也自形氣生者陰濁勝而害乎道義者也故倚氣而行亦有暗合道義者畢竟氣爲主耳不如理爲主者其氣清正而無過不及也又曰一向在事物上著力則有功利之弊一向在心意上著力則有虛無之弊故須敬義夾持也又曰人只要必有事焉時時刻刻不可休歇間斷纔無事便怠惰昏塞朱子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心無所用閒坐而已玩此可得必有事之方矣又曰仁包四德必兼四德而後成仁不然



虧節文少斷制欠明察而一於溫惠則必至於兼愛無父率獸食人  
矣又曰看孟子須識性善求放心兩章性善道體也求放心爲學工  
夫也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此便是性善之注解看牛山之木  
嘗美矣一章此便是求放心之注解又曰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  
此朱子臨終教門人之口訣也爲學之要不過致知存養克己三者  
而已是者爲是非者爲非此致知之學也審求決去此克己之學也  
事事如此念念不忘此存養之學也勉勉不已循環無端忽不自知  
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又曰朱子教人持守  
曰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愚按此正是誠意工夫初下  
手處蓋人心無形影其分善惡全在動意發慮處不惟大段惡念是  
惡只此乍往乍來底閒念慮便不與正理相干人能翦截了此等意  
念便此心常常惺覺則清明之中義理昭著又曰萬理澄澈則一心  
愈精而愈謹一心凝聚則萬理愈通而愈流又曰人當心機不活意  
思窒塞之時便是氣質昏濁天理將滅之兆便要抖擻精神喚醒此  
心使勿退怠又曰空言上達則易實行下學則難蓋影響之物臆料  
懸揣若無難者至於下學之事則一言而有是非一行而有可否不  
可假借不可掩藏稍有不合尤悔立至矣又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矣



而修身先以收心爲要此心乃是箇走作底物件最難降伏譬如生鷹野獷難馴一見了人影便要飛颺爲今之計只是身不外走口不間讀手不釋卷照依朱子讀書之法少看熟讀埋頭理會讀而思思而復讀如此循環繼續不已自然浹洽而悅生焉矣又曰富貴貧賤自仁者處之總見得天是好意思富貴非以淫我使我富而好禮貧賤非以移我使我安貧樂道也自不仁者處之則便似天總是不好底意思富貴使之玩物喪志貧賤使之怨天尤人也同此境遇仁者無往而不受其益不仁者無往而不招其損又曰求放心齋銘有云非誠曷有非敬曷存蓋心無形影惟誠而心乃有也心多出入惟敬而心乃存也人能持敬立定根基如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從此攻圍拔守帝業可成矣又曰學者視事太卑視理太高故於理往往求之冥漠之鄉於事往往厭爲瑣瑣之物是以理事打成兩橛求理則廢事處事則失理究竟終身未得實理未行善事良可哀也垂拱奏劄有曰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斯言盡矣又曰朱子曰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愚謂人之爲學不過心與理也心虛則大本立理順則達道行學以此始卽以此終徹上徹下終身用之不窮故云當守此四



字又曰克己最難然已中卻原具得天理在故學者貴乎窮理窮理之功須於浮泛思慮中審其公正之念辭氣鄙倍中修其忠信之言躁率慢易中持其篤敬之行是非交加中擇其恰好之理銖積寸累不凌不躐將必天勝人理勝欲而原具之物在面前矣又曰理卽事物也不可作兩樣看總之一箇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又曰舍己從人舍字最精是聖人無我處只一箇舍字全無留滯卓立於天地萬物之表文王說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蓋莫非此意也又曰只要愛敬兩字到手便終身受用不盡不以愛敬而行者雖善亦僞妄耳又曰謹不放散勤不坍塌不放散則收束不坍塌則竦起收束竦起生道也放散坍塌死道也敬則生怠則滅如是而已矣先生敬義之功不可得其大概乎先生生五歲問身所從來父奇之十四歲而孤事母至孝遇難負母而逃卒免於禍有明末造所在寇起先生與仲兄率鄉人列墅而守約寇至閉婦女一室敗則火之旣而寇薄邨壘鄉人多被創死仲兄身中九矢氣益厲奮呼齊擊先生和之矢盡握空拳隨仲兄後仲兄憐其弱喝止之先生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矣卒斬首二獲馬六而一邨得全鼎革後大購經史及諸儒書度置一室殫精披讀日不暇給而尤篤嗜朱子之書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焉義理

精微近思錄詳之取文集或問語類仿近思義例次第編纂閱十餘年數易稿而後成先生於朱子後所膺服者在明惟薛文清公本朝則陸稼書先生也先生嘗自敘其學曰始去外物而見身繼去身而見心又去心而見理蓋道其實云

休寧汪先生新安施先生璜附

先生諱佑字啓我號星溪十歲讀孔子作春秋孟子閑聖道章夜屢夢天曰晦冥舉手摩之覺而詢諸師師曰此皆聖賢之榛莽楊墨之流禍汝今所讀正人心息邪說孟子良爲此也稍長慕劉因氏所評周程張邵朱呂之說謂朱子接壤近居之幸遂願私淑以終身焉篤好小學近思錄每日遵朱子課程作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工夫崇禎末年賊寇內外交訐先生憂之著平寇十六策思效伊川詣闕上書故事時事日殆不可救藥因不果上遂隱居事親教授生徒以供甘旨楊子瑞呈景陶邀先生赴還古書院會講先生見還古所講多雜陸王異說乃與同人發明程朱正學汪子泰茹覺斯倡復石橋巖天泉書院講會先生見泰茹學術醇正以陳清瀾學部通辨相砥礪焉嘗曰至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情之動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去惡爲良能擴而充之盡其才窮理盡性至於命斯爲大中至正斯爲



至誠无妄乃陽明講學宗旨反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何耶顧端文有言釋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其禍豈可勝言哉紫陽書院正吾黨講學明道之壇坫乃與汪正叔江衛道汪月巖胡匏更吳敬庵休之汪石樵吳慎先汪括齋朱濟臣祁之陳書始謝兼善諸先生振興紫陽大會爰訂六邑同人歲值文公誕生之月釋菜壇壝講學三日遵白鹿遺規本天寧誨言嚴斥詭趨統一聖真他如休城四孟會白嶽聖誕會各邑塾講月會皆不憚勞瘁雖遠必赴總以紫陽爲宗主而多方鼓舞同人蓋先生自邈世以後視富貴如浮雲避勢利如蛇蝎格格不諧於俗者四十年而一時同人皆知崇尚正學則先生之功多矣所著有詩傳闡要易傳闡要禮記問答禮記訂訛大樂嘉成四書闡要四書講錄五子近思錄四子近思翼明儒崇正錄明儒通考明儒性理彙編讀史筆記星溪文集星溪日記星溪家訓紫陽會籍還古會籍汪氏家譜而尤注意者明儒通考一書辨別極嚴評斷極確高彙旃先生千里借鈔以爲得見此書雖瞑目而無憾焉子鑑安貧讀書克紹家學同時講學者新安施先生諱璜字玉虹以會友輔仁明道立德爲宗主主作塾講規約九條一尙道德二定宗派三持敬四繹註五力行六習六藝七育

英才八務謙虛九防間斷其嚴始進慎晚節一遵紫陽舊規宗尙正學與汪先生同其功焉

大寧曹先生

先生諱續祖字子成號陶庵順治甲午舉人養母不仕從實事實理推勘到極精極細處一言一動皆可端風善俗其原心曰人之爲臟者五而心其一也則心爲形氣之屬無疑矣但以其竅虛而氣靈故爲五官百骸之主而獨號爲神明焉所以能具衆理而應萬事也然而能具衆理者心之量也能應萬事者心之才也非此心之外別有一心矣自非聰明睿智如聖人而下焉者或爲氣拘而物蔽之則量必有所不能充而才必有所不能盡此學問開拓之功在所不容已者也古聖人言心自舜始別危微於人心道心而卽授以擇執之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故聖如孔子以其心爲具明德之心也必格致誠意以正之賢如孟子以其心爲同然理義之心也於有放也必學問以求之況又曰盡其心曰充其心是明以理不外氣必用功夫以全本體而後能立此大者也孔孟言之程朱從而解之心學一道已日月中天矣而無如程朱以後之言學者愚竊有感焉或曰性卽心也夫性具於心心之生理也心有形而性無形何得以性爲心或



曰理卽心也夫理卽性之條理而萬殊者也心能窮理而理不能外  
心何得以理爲心彼則曰形氣之心非性理之心以形氣言心則一  
塊肉已耳揆之無聲無臭不合也求之不睹不聞無當也與其著相  
而墮支離何如直捷而得易簡乎嗟乎此空無無心之說所自來也  
能不淪胥而爲禪耶故靜坐之學有流而爲瞑目入定者良知之學  
有流而爲披剝參方者因而祇言冥悟不事詩書將腔中之物置爲  
死血而心之爲心皆羣起而追逐於無何有之鄉矣心學顧如是耶  
第不知五臟之心固爲形氣而性理之尊非形氣將何屬也人而果  
有心外之性理哉其禪書曰文人無行動曰造物忌才輒敢怨天不  
知天心至公每望世人盡性至命廣大其才以至位天地育萬物者  
何嘗忌之哉但世人之所謂才不過爲機變之巧作淫奇之文以之  
徼取名利全違上天生人之理矣是以天且惡之而挫其所求以彰  
惡報焉豈但忌之而已耶其曰言言行之理行行之實力能  
行當以行言力不能行當以言行天何言哉是以行言請討陳恆是  
以言行好善惡惡須在本身用功五性俱生而不知好七情失節而  
不知惡何暇論他人是非農夫樵子語言粗率是凡民本色不是俗  
氣最俗最惡莫甚於假斯文其可厭處千態萬狀莫罄形容理難名

狀不可以物象之未始不可於物見之故易於卦爻之象拈出夫子於川上山梁拈出子思於鳶魚拈出朱子於滿山青黃碧綠拈出總見開眼皆是大而無外小而無內不是說虛景蓋氣在處理卽在也試看天地寒暑之氣無處不充無微不入無處不充者氣無外理卽無外也無微不入者氣無內理卽無內也其僞學詩曰學道何須道學名聖賢惟有近人情鄉愿狂狷分真僞只恐凡人辨不清規行矩步野狐禪口是心非豈聖賢義利關頭看得破顏曾思孟眼根前剛柔氣質本天成皮相休將善惡評不壞由來方寸地高柴季路久齊名冥素談空涉異端謬從太極問奇觀何如語孟家常話實踐躬行自不難先生蓋實踐而確遵語孟者也無一言涉於虛矣所著有四書遵註綱領臥雲洞草

### 山陽李先生

先生諱鎧字公凱翰林歷官內閣學士重彝倫砥節行安常守約堅確不移日用起居有裨名教其讀書雜述曰聖人誠不易學學者用心苟不至於聖人不止且從倫物間一一體驗務求夫心之所安雖不能至亦將爲名教中不自棄之人聖人之所行凡人亦可行者吾從而師之雖不能至罔敢越焉蓋夫達節行權在聖人則可凡人則



不可者寧師賢者之嚴不敢學聖人之大古賢人君子確可師法者乃因其一言之失力加排議而己之操心制行則皆古人所不屑爲吾不知後之排之者又何如也讀書窮理果能反求之身正恐日不暇給安有餘地較論他人是非即使學有成就自揣不逮孟子亦不必託於不得已之辨也道之行不行有命豈人生之升沈通塞獨無命耶知之真行之篤何憂何懼不然日擾擾於升沈通塞中蓋不勝其憂且懼而卒無如此命焉何也不亦徒勞矣乎又與范彪西書曰第於先儒之學略無所知惟是官京師久足力不佳未能趨走手無餘錢不能徵逐讌會通仕宦詩文聲氣又性懶面易發赤不能常詣大人先生家取悅貢諛希冀非分窮年閉戶兀坐斗室中略不事事懼神明枯槁或致疾作因於展卷時偶有所得輒疏數語示兒輩既歷歲月紙墨遂多罔所師承意思淺鄙以之訓初學俾正厥趨或庶幾耳於儒者性命理氣之言則概乎未之聞也又聽客言命詩四章曰戚戚憂貧賤皇皇覲榮威擾擾百年內苦謂多算勝詎知竟相左得不得有命福常基坦途禍亦由捷徑用告明哲人尙其往古鏡方春桃李榮俄焉松柏勁四序相代謝陰陽之大命取譬人間世所趨顧庭逕烜赫貴乘時幽貞不改性茫茫且奚適勉旃以義勝弱齡守

章句微尙景先正兀兀亦有年祇覺心跡淨誰肯棄伊顏委蛇附趙孟繞指匪所安脅肩將無病終焉保厥初敢曰余受命履豐能幾時貧也亦非病奈何曰僕僕抗言可造命人生苟自強庶幾我爲政不爾但謀身籌策豈制勝鄙哉老生談君子且傾聽先生之修身立命於此可見矣

絳州李先生

先生諱生光字闇章初攻科舉入府庠聞辛聘君復元倡學河汾遂執北面禮質疑問難無不迎刃解也且篤於躬行事親至孝聘君重之崇禎甲申闖寇大亂先生北面痛哭焚其青衿自號汾曲逸民構一草堂日夕燕處其中披閱古籍諸弟子羅列其下談經課藝而外訓以二南大義程朱微言著有儒教辨正崇正黜邪彙編二書凡萬餘言先生衛道之力備見於此外如正氣猶存西山閣筆友于集種種不一要皆直寫胸臆如泣如訴以淺近之語寓修齊之化所以警覺斯世不少也其處子吟曰東隣有處子夙明烈女篇字人尙未嫁而乃失所天痛茲生命薄守貞斯自全毀容絕膏沐矢志堅且堅愛人貴以德姑姊莫相憐侃辭謝媒灼何用口譏諶其喚羣夢曰行善人家受貧擔災以理論之似乎不該其間消息天有安排譬如種瓜



苦盡甘來行惡人家富貴榮寵以理論之似乎僥倖其間消息天有妙用助的極高跌的極重行好得好好事卻少以理論之似乎顛倒惡在隱幽人所難料神明鑒知把福折了行歪得歪歪事不來以理論之似乎可駭善在隱幽人所難猜神明鑒知替他消災又曰人之患在惡聞過在強飾非人之憂在濫交遊在多攬事人之賤在扳富貴在效諧媚人之禍在不謹言在少容忍人之益在喜規勸在急遷善人之樂在遠俗情在廣讀書人之品在惜廉恥在安貧賤人之福在存好心在積陰德觀先生之品之學於此亦可知矣

絳州党先生

先生諱成字憲公號冰壑布衣學以朱子爲宗而用力之要則曰明理曰去私曰小心照察蓋欲理無不明私無不去而此心不至或存或亡也手四子書反覆玩味學庸尤精嘗辨朱陸異同謂本心物理原非二道朱子之意謂夫物理之卽我心也惟氣拘物蔽本心之量多有未盡故務精究物理以存養充廣之久焉則物理明而心量全矣陸氏之學亦謂本心之理無不具也乃專事本心而脫略典籍遂使本心不充而學流於曲此二家之大略也今人類有兩可其說以爲陸是尊德性而朱是道問學者此言殊未然蓋朱子之道問學而

實尊德性者也陸氏則自錮其德性矣尙何尊之可云乎此是則彼非此正則彼邪有不容兩可於其間者也陸氏嘗曰不求本根馳心外物理豈在於外物乎此告子義外之學也朱子曰本心物理原無內外以外物爲外者是告子義外之學也卽此數語可以見二家之異同矣若粗論其同二家皆欲爲君子皆欲持世教皆欲崇天德皆欲無私欲其秉心似無大異者而實究其學宗則博文約禮者孔顏之家法屢見於論語朱子得乎其正矣陸氏乃言六經皆我註腳又言不識一字管取堂堂作大丈夫蓋倚於吾心卽宇宙宇宙卽吾心之見而偏焉者也本宗杲德光之緒亂鄒魯濂洛之傳稽其流弊較孟子之言楊墨其害有甚焉者也又答師清寔書曰象山議論猶其近理者至陽明則其大亂真者也論象山外迹則誠如陽明之序若探其原本人倫物理天下國家象山果無所害乎此義自可向知者道也不尊德性不可謂道問學不道問學不可謂尊德性若曰用力居多此學便屬偏曲項平父書雖出朱子亦陽明定論中所櫟括者何可據以爲的實也朱子之學居敬窮理也存心致知也存養省察也的是博文約禮家法台教摘出格物窮理四字而謂其務節目而遺原本似乎於朱子面目尙有未肖也若就原本言之陸氏之學自



是著力原本者第恐彼之所謂原本者非吾之所謂原本者耳教中所指先儒經書之語何語非該貫動靜而敦篤夫原本者昔朱子幼時亦曾好禪比見延平先生每有論說先生只言不是朱子再三叩請先生曰只讀聖賢書便見今存養主敬許多話頭皆聖賢精旨所在人苟虛其心平其氣去其好惡之念忘其先主之言只於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中將此等話頭一一領會而不敢誣爲我心註腳則此道正義可指日而了然矣倘不屑務此而醉心於傳習定論諸書則彼家立論將此等字眼解註一齊換過如論語博文中庸博學皆不肯解作讀書大學格物只解爲爲善去惡令人一見卽爲所惑不知曾於此等處看破否也象山之徒有病狂喪心者有因酒罵人者其病狂喪心者卽異教中所謂著魔者也其飲酒罵人者卽異教中所謂訶佛罵神者也以爲我旣了道便一了百當任我棒焉任我喝焉無所不可也凡此等者固其人之不才實師學之誤人也堯舜之道譬則日月也陸氏之道譬則燭炬也堯舜之靜淵淵其淵也陸氏之靜池沼之澄也神聖而至堯舜其間儘有等級若謂屏去私欲心不外放卽是絕頂踞巔遂將堯舜孔孟併歸於守心地位高下實覺不倫此事當更作商量也正道一路也邪蹊百千也凡百異學誰不高

言原本但正之與邪所差別處只在原本上毫釐之間總之彼家皆是養神吾儒獨是盡性彼家話頭亦有間似吾儒者吾儒話頭亦有間似彼家者世之學人始欲以非而混其似久將以是而斥爲非矣是在精義君子虛其心平其氣只細心於聖賢書籍久當有以見之非一時筆舌所能取辨也先生語氣和平辨論允當所學所養蓋可知矣范氏彪西稱之曰先生殆古之狷者與生平不求人知人卽知而樂道之終非先生之志州守前後表厥宅里先生若罔聞知州之士大夫公舉純孝公舉實學州守貴其租庸先生若罔聞知敏果魏公屢走字商學嘉其繼往開來說項於太守袁公禮幣式閭敦請開講而先生終守溫公之所以待呂公薛公之所以待李南陽者卽予木石亦有懿好之同曾走字闡揚於某道張公郡守梁公先生聞之曲爲善辭若有不懌然者嗚呼先生謂爲古之狷者實信夫當狂流橫肆之時學者少嚴謹氣象而先生以不屑者堅而持之闇修一室以砥狂瀾謂爲狷孰如其狷與所著有大學澹言中庸澹言中庸學思錄日知錄致知階略仰思記冰壑文集

同學諸子

潘錦 任宗陟 陶用曙 李毓秀



湘潭陳先生

先生諱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歷官河道總督生質剛毅不屈不撓偉然丈夫光明磊落而學本程朱心存仁義居平藹然粹然溫厚和平不露圭角而或以無禮犯之則不稍假借義正詞嚴雖彊禦不之畏其性然其學亦然也其序三魚堂年譜曰長泖陸先生曾爲嘉定令余守吳郡時其邑之士大夫至於田夫婦孺皆思之不置一墟一落各有祠宇及再任靈壽民之思之猶嚮志也嗟乎先生之感人如是豈無本而能然與余考先生年譜自始學以至全歸無日不講求於聖賢之道其黜異端而崇正學可謂不遺餘力矣然究非敝敝焉大聲疾呼務爲醜詆以攻其隙也惟是講明吾儒之學晰義理於毫芒辨是非於疑似使天下之人於吾道燦然若黑白分而淄澠別也則異說不攻而自屈矣此歐陽子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也觀先生進而在朝退而在野出而爲一邑之宰處而爲黨塾之師官守言責敦然埤遺往來酬酢紛然雜乘未嘗一日忘學往往夢寐之間若或告之此豈待仕之優與夫時之暇哉惟然故丰采著於朝廷惠澤施於百姓本體之明以爲用之達初非有加毫末於性分之外及卷而藏之不俟終日而絕無幾微芥蒂於其間彼無異故其素所蓄積然也我



朝昌明正學

聖天子表章孔孟程朱之理如日月之中天照耀無垠以故理學之儒接踵而興先生其當首置一座者也異日修崇祀之典將必有議而舉之者豈特桐鄉之祭而已哉記辛未先生以御史與邵子昆先生同有事棘闈余卽以是年成進士曾望見其丰采而未嘗一通請謁今乃得拜先生於祠堂讀其書聞其流風餘韻如親炙焉適先生譜成敬識數言於簡首以志夙昔嚮慕之誠如此云其四書宗朱心解序曰予承乏吳郡地衝事劇敝敝焉從事簿書期會不復敢辭俗吏之嘲於曩者鼓篋舊業幾邈若隔世新安余生鴻業不遠千里持其所訂四書宗朱心解乞予言爲徵將以行世牘凡三四上而予不獲辭乃爲之言曰生是書之取義於心解也將索解於心乎抑將索解於言也苟索解於言則生之書尙矣如以心焉尙烏用是諄諄者哉然自季明羣言淆亂諸儒爭爲異說或附於陸或入於禪人人自以爲高明而不知詖淫邪遁以至去道彌遠而莫可返於是楊顧之徒薈萃大全及蒙存淺達纂爲約說以救正之其言一以考亭爲的而敷衍演貫無敢有牴牾於其間自是以來莫不家奉一編以爲俎豆雖有增潤大率皆承其流而揚其波鰓梨鏤棗幾於卻車充棟矣



而有志之儒惟恐其久而寢衰也故不憚申諭而重曉之非苟以爲名而已若農之耒耜以刮磨而加利若匠之斧斤以淬厲而加新此其用意良厚而羽翼傳註之功亦不爲少若夫脫筌去蹄超然獨詣於聖賢之閫是又在好學深思之士自爲領取不然苟惟是句比字櫛以拘牽於文義之末是猶買櫝而還其珠也夫豈紫陽所樂許哉其序蔣松巖先生思過處日記曰予嚮耳漢上蔣松巖先生名未及有以相見也今春羈寓京江其嗣君東衍持先生所著書以示予予反覆觀之歎其粹然爲儒者之言而所居思過處有日記若干卷欲予序而藏之予惟過之來也豈有涯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卽時而更者也常人之過如雲翳之生無地不見者也若謂指其一處而求之則他處或有不及防者矣然寡過於其動而思過必於其靜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夫計過於其夜則萬感既謝清明復來回光返照其是非有不能自昧者故曰思過必於其靜也靜則必有其所今先生顏其室曰思過處固其所也猶夫張子之砭愚訂頑觸目可以自警也然先生不徒思焉而已又從而記之記之何義也書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蓋有過而筆之於簡冊真若春秋之大書特書幾無地可以自容日



日而記之苟有過而不改不特心慚愧而顏忸怩當其下筆時已有難爲情者矣此私居之日記勝於侯撻也先生行之有年日記之書寢以成帙而其心猶岌岌然如不終日吾知其思愈嚴而過愈寡矣予濫官於外而遠去其鄉職業所繫亦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而不得其方雖憂介震悔而罪戾滋懼異日倘得歸老故鄉道經漢上猶得叩先生思過處而問之其道學正宗序曰自十六字心傳之妙肇啓帝廷從此君相聖賢遞相傳授闡明性理開示心學已更無遺義矣迄乎聖教寢衰師承漸失學者罔知所宗諸家並起見識各殊異同雜出甚且互相攻詆如仇敵矣傳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先儒曰理一而分殊蓋理學之在古今正如天地之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原自兼本末該鉅細而言之其中條分縷析不爽累黍要知似是而非之辨所爭止在毫釐相去已不啻千里譬如人身之有血脉無所不貫卽毫髮孔竅一源稍有凝滯卽此一處便是不仁通體亦爲之不暢甚矣正學之難言也學之不明大約其原起於氣質之偏繼且惑於異端沾染而失於不自知氣質猶可以學力變化獨異端邪說爲害最烈不特俗儒庸衆受其沈錮卽一二高明才智之士亦多失足其間無他意見一涉偏陂學術介乎疑似堅僻蔽障迷而



不返是可歎也。漢唐諸儒不無醇疵之差，逮宋六子出，從道統斷續存亡之會，直接二千年來。孟氏無傳之學，遂爲吾道之正宗。後之學者，舍此將安適哉？昔龜山親受業於伊川之門，嘗疑橫渠西銘似近於兼愛，伊川爲辨論往復，至於再四，始豁然。而自釋夫以橫渠之學，識大含細，入無所不備，猶不免於賢人君子之疑。又焉得世之學者，人人潛心篤信，如龜山而爲之師友者？誨人不倦，盡如伊川者，而與之言正學耶？京江顧濂宗先生好學君子也，嘗著道學正宗一書，上探羲皇，繼以堯舜禹湯文周孔孟，及宋周程張邵，終以紫陽朱子。窮源溯流，發凡起例，奉爲宗主，兼採其圖書語錄列諸篇簡，其所以繼美先儒嘉惠後學之意，固甚深切而著明矣。讀是書者，尋往哲之緒餘，味斯道之宗旨，研究乎諸家之精蘊，折衷乎紫陽以爲指歸，且不爲異說所惑，其於千古理學之正庶乎？其不遠云爾。先生剛方正直，居官臨事，見有不可，雖大府不能強其一諾。兩次守大郡，兩見陷害，幾致死而皆獲邀。

恩寬宥白衣供奉每

召對詢問，率踰時馬營口決總督全河河道所至，以除害安民爲主。金陵姑蘇淮安懷慶等處，至今愛戴如新廟祀，不絕視古循吏有過。

之無不及也所著有道榮堂集卒諡恪勤

孝感熊先生

先生諱賜履字敬修原字素九歷官東閣大學士諡文端尊朱子闢陽明著學統閑道錄程朱學要十子學要下學堂劄記會約等書謂洙泗之統惟朱子得其正濂洛之學惟朱子匯其全又謂自開闢以來未有孔子自秦漢以來未有朱子朱子乃三代以後絕無僅有之人又曰不有孟子則孔子之道不著不有朱子則程子之道不著而孔孟之道亦不著不有羅子則朱子之道不著孔孟周程之道亦不著而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亦因之不著蓋羅子之道朱子之道也朱子之道程子之道也卽孔孟之道也卽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列聖諸賢授受惟一而守先待後閑聖距邪之功則戰國之孟子宋之朱子明之羅子尤其昭日月而垂天壤者也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羅子之功不在朱子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夫羅子豈可與朱子比哉特以良知肆行之時而能謹守朱子砥柱狂流則亦朱子已矣又曰孩提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論其本體誠如是也然能卽能其所學者知卽知其所慮者中卽中其所勉者得卽得其所思者學卽學其所能者慮卽慮其所知者勉卽勉其所中



是則思其所得者且不學而能是不學之學不慮而知是不慮之  
慮不勉而中是不勉之勉不思而得是不思之思不能而學是學其  
不學不知而慮是慮其不慮不中而勉是勉其不勉不得而思是思  
其不思若徒驚於不學不慮不勉不思之虛名坐棄其與能與知自  
中自得之實理廢置有本體之真工夫冒認無工夫的假本體希圖  
自在厥棄修爲而不知其與禽獸同歸也亦甚非聖賢教人之本意  
矣又曰不學而能是良能學而能亦是良能不慮而知是良知慮而  
知亦是良知能而不學是良能不能而學亦是良能知而不慮是良  
知不知而慮亦是良知人但知不學不慮之爲良知良能不知不學  
而學不慮而慮之乃所以爲良知良能但知不能而學不知而慮之  
非良知良能不知不能而不學不知而不慮之尤非良知良能也孟  
子此言正爲不善學不善慮者指出不學不慮之本體又爲泥煞不  
學泥煞不慮者指出不學而學不慮而慮之工夫使人知不學而能  
者竟以廢學而成不能不慮而知者竟以廢慮而成不知不學而能  
者必以學而後無不能不慮而知者必以慮而後無不知其所謂不  
學所謂不慮者究不足恃而所謂學所謂慮者乃終不可廢也是所  
望於善讀孟子者又曰無思無爲不在思爲之外不學不慮不在學

慮之外思只思這無思的爲只爲這無爲的學只學這不學的慮只慮這不慮的無思無爲何曾少得思爲不學不慮何曾廢得學慮無思之思無爲之爲何礙其無思無爲不學之學不慮之慮何害其不學不慮錯認本體以無思無爲不學不慮爲元空爲自在爲不致毫力爲不起一念錯認本體因錯認工夫以思爲學慮爲驚外爲襲義爲倚靠墮落爲幫貼障蔽殊不知聖賢之所謂無思無爲不學不慮者果指何物且旣曰無思無爲不學不慮矣而復諄諄教人以思爲學慮之方者豈聖賢立言自相矛盾如是耶學者所當深長思之也又曰命也性也道也教也一以貫之也如云無善無惡則是在天爲無善無惡之命在人爲無善無惡之性率無善無惡之性爲無善無惡之道修無善無惡之道爲無善無惡之教不知成何宇宙甚矣姚江之徒之謬也讀此數則可知先生之學矣先生中年被罷流寓金陵寄懷園林溪壑曰愚齋曰樸園曰歸潔園曰豁然樓曰默默軒假名勝以徜徉擇幽深而遊息依山傍水問柳尋花則與遷客之流連騷人之寄託同其懷抱也

同游諸子

陳說巖 杜濬 李 鱣 劉黎光 周 節 施虹玉



洪秋士	錢礎日	高節培	周鹿峯	汪文儀	李仁熟
俞春山	鄭肯厓	蕭介石	陳省齋	劉道尊	黃伯和
范彪西	梁艮夫	汪匪我	韓元少	張寄亭	周澹園
李托裕	劉然	洪名	劉西澗		

太倉陳先生

先生諱瑚字言夏號確庵生於明季與陸桴亭先生講義理之學著有聖學入門書分小學爲六曰入孝曰出弟曰謹行曰信言曰親愛曰學文分大學爲六曰格致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曰治平小學先行後知大學先知後行小學之終卽大學之始而每日課程以敬怠善過自考其序曰人之所同者心也心之所同者理也同此心同此理而或不同者拘於氣質之偏而悟於物欲之累也氣質物欲不同矣而可以至於同者學也蓋嘗取而譬之木之生也曲直巨細長短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規矩準繩而已矣人之生也智愚賢不肖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學而已矣學也者爲人之規矩準繩也三代以上其法大備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蓋自王公卿士以及州閭族黨之俊秀皆莫不出於學而其所以學者又莫不出於一而無百家衆說雜揉於其間此治化所以日隆而人才所以日盛

也吾夫子以匹夫而師天下從其教者三千之徒蓋已衆矣而其所  
以訓成人而造小子者不越乎入孝出弟之數言與博文約禮之二  
事入孝出弟古者小學之法也博文約禮古者大學之法也然則小  
學大學豈非爲人之規矩準繩而作君作師之所不能外者哉秦漢  
而後下逮五季其統中絕宋程朱大儒輩出始尊信聖經而考訂之  
兼輯內則少儀諸篇以補小學之闕然後古人之教法粲然復見明  
興紹百王之統緒集諸儒之大成於大小學諸書家誦戶曉而課士  
取人以此爲準沿習既久則又僅爲口耳鉅釘之陋習而毫無當於  
身心家國之際殊有悖乎朝廷建立學校作養人才之盛意噫亦可  
歎矣愚自崇禎丁丑始與桴亭陸子寒溪盛子藥園江子相約爲遷  
善改過之學時桴亭作格致編首提敬天二字窺見千聖心法愚用  
力此道頗得要領因定爲日紀考德法而揭敬勝怠勝於每日之首  
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於每月之終自是以後同志漸廣旬有旬會月  
有月會講習切磋多歷年所方且以爲絕學可興而古道可復也不  
意己午之交歲且洊饑蝗蝻疫癘民不聊生而轉盼之間更有不忍  
見聞者矣嗟乎國家之盛衰視其人才之消長人才之消長視其教  
化之興廢教化興廢之關人心生死之會也人心不死則天命流行



而乾坤立人心死則天命不行而乾坤亦幾平毀矣治亂之故豈非  
人心爲之哉邇愚遜迹蔚村朝夕往來得瀾上數友而吾婁諸同學  
往往過而問焉間從虞膠長者遊大約所感歎者世道人心之故所  
砥礪者道義名節之語始益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人皆可以爲  
堯舜非虛語也乃敢有蓮社之約其一章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  
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竊附於呂氏藍田文公白鹿之意以期  
善相勸過相規然不過大略而已尙未足以暢厥旨也不揣固陋後  
取大學中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目條分縷析畫爲義例俾同人有  
所遵守而小學則本夫子孝弟數言約其大凡以附其後令遜邀二  
子亦從事焉合之曰聖學入門書悲夫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  
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愚年方四十茫乎未有知覺而道不明德不立  
曉夜以思爲之且懼且恥猶幸得從諸君子之後竊聞聖人之緒而  
輯爲是書願與吾黨兢兢奉行如規矩準繩之不可廢倘有聞吾黨  
之風振起而昌大之者將人心可以死而復生大道可以晦而復明  
三代之人才可以絕而復續也不亦千古之一快也哉其論曰省敬  
怠曰君子莊敬曰強安肆曰倫小學不繇乎敬則無以涵養乎本原  
而謹夫洒掃應對之節與詩書六藝之教大學不繇乎敬則無以開



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明德新民之功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有內敬主一無適是也有外敬整齊嚴肅是也有靜時之敬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也有動時之敬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是也有一日之敬終日乾乾夕惕若是也有一息之敬終食之間不違仁是也有統體之敬欽明恭己聖敬曰躋緝熙敬止是也有物物之敬足容重手容恭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是也先儒曰敬勝百邪入小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父母之訓誨師保之提撕入大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上帝之臨汝鬼神之來格豈非所謂一敬立而萬善從之者乎故容有善而未必敬者矣未有敬而不善者也學者誠繇是而用力焉則庶乎其近道矣其論曰省善過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遷善改過此君子集義之學也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爲聖人之亞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所以爲百世之師古之聖賢下學而上達未有不從事於遷善改過者也或曰儒者分卑而力微無善可爲亦無過可紀奈何曰人之爲善非必有所矯揉造作而爲之也善過無他是非而已但於一動一靜之間存心察之何者爲是是卽爲善何者爲非非卽爲過則善過將有不可勝道者矣況天下之理無有介於善不善之間者一



出乎善卽入乎過而又何善之無可爲何過之無可紀哉然善過一  
也有似重而實輕似輕而實重者有本大而反小有本小而反大者  
有本爲善而有爲而爲反可爲過有本爲過而觀過知仁反可爲善  
者卽此便可窮理卽此便可精義此又存乎吾心之權衡臨事之裁  
斷能用力於此者當自知之先生語語切近隨處鞭辟近裏不襲明  
季講學家窠臼故婁東之學特爲篤實云

學案小識卷六





卷七目錄

守道學案

楊賓實先生

李恆齋先生

方靈皋先生

耿逸庵先生

蔡葛山先生

趙松伍先生





學案小識卷七

守道學案

江陰楊先生

先生諱名時字賓實少嚴重有局度不爲事物倉卒搖動爲諸生卽取性理諸書朝夕尋繹得聖賢門徑所從入成進士出安溪李文貞公門下遂從文貞問學請益無間寒暑而闇然爲已一主於誠則其自得者也不盡出於師授平時存省縝密推勘精嚴劄記講義諸篇往往能補師之所未及讀其書想見其踐履之篤實操持之堅苦未嘗不令人心折焉以視夫講學家之籠統陵駕居之不疑者相去遠矣其記大學也曰脩身二字所包甚闊然其功已盡於誠意中到此只是檢點身與人接處使所施之情得其當耳觀後傳以親愛等言可見正心向或專指涵養心體說工夫原不脫持養而其當檢點者則恐感物之時因喜怒哀樂之發有過不及而失其正此雖非惡然亦未盡善也正心當屬用邊說觀後傳以忿懣等言可見誠意向或將意字作念字看念有善惡若實其惡念亦可曰誠意乎蓋意與念不同心上驀地發出者爲念心之經營布置者爲意意雖不盡出於善然此處意字則以爲善去惡之意言誠意是誠其爲善去惡之意



故朱子誠意章注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可見力行之功盡於誠意內若云在念頭上要他實實好善惡惡非有爲善去惡之功則好善惡惡之意亦何由而快足乎誠意章慎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蓋意之所發其能實之與不能實之皆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也必致慎乎此則無徇外爲人之弊若不慎於獨中欺慊之幾但致慎於人所及知之地則自脩之功亦甚疏漏矣欲正先誠謂欲正其心於應物之際使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而無過不及必先省察克治誠其爲善去惡之意使所爲有善而無惡蓋喜怒哀樂之不中節其失猶小而爲善去惡之心不誠其所關尤大且未有不能爲善去惡而其喜怒哀樂之發能中節者也曰天命之性大公無私所謂善也此明德之體也人能克己始能復性而克己之功必先知以察幾乃能健以致決卽物體察知萬物皆備之體乃能去有我之私此格物致知所以在誠意之先曰格物窮理乃格身心之物而窮其理理卽性也故窮理卽盡性之始事若泛然格去欲爲觀象極數之學非知窮理之要者曰今人錯認格物二字以博物爲格物不知格物是明善擇善工夫非博物之謂也如夫子之生知安行是天縱之將聖分上事其多才博物特又多能內事曰窮理者窮其性之固有也博



學審問慎思明辨總此明善而已若格庭前一竹以爲此是窮理曾何當於明善耶格物須明其本性之善若徒逐其形質之變而求之只格得陰陽五行之氣不會明得善曰漢唐儒者多以詁訓名物爲學滯於外而忘其內佛氏以明心見性爲事又專於內而遺其外性合內外忘內則所謂外者亦粗迹而已遺外則所謂內者亦枯槁無用者而已知得此意知內外相爲體用而不可相無又不可因此遂謂窮理之功旣當求之性情又當求之事物認作內外並重兩路用功終致分馳散漫而無歸宿須知有本有末一以貫之子夏云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此言致知之事最善所學者博而志專於爲己又切而問近而思篤字切字近字內便收入根本來灼然見爲我性皆備之體雖未及乎力行而爲仁然知得真切則仁已在其中從此加誠身之功便易爲力漢唐儒者有勉強力行而不能至道者知不真也周程朱子之所以至道者知之真也此程朱格物之說所以爲至而孟子之言道統必曰見而知聞而知也曰知至而後意誠者知行本相因而並進必眼見得到處足方踏得到也知無不至則意無不實矣曰知至爲知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斷無知既至而意不誠者但誠意之功本徹上下而言雖聖人地位慎獨之功未



嘗息也故注云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曰誠意者有爲善去惡之意而能踐之於身不欺其意也若但以立心誠實爲誠意此乃窮理力行之基豫養於其始者或以無妄念爲誠意似與注中實其所發未脗合蓋務決去求必得實盡爲善去惡之事方能實其好惡初意非徒不起妄念之謂誠意是實其好善惡惡之意意字只在好一邊說誠者是惡務決去而善求必得使好惡之意不虛也曰人有人心道心故意念有善有惡須是爲善之意真摯篤切絕無不善之意間雜乃能實其好善惡惡之本意而不虛曰誠意有兩解一是用力爲善去惡以實其好惡之心一是意所發有善惡須使爲善之意真誠無僞而不雜於惡觀誠意章句則當以前說爲主蓋能實其好惡之意則發念之誠而無僞已該其中矣若單說念頭真誠未說到盡爲善去惡之功則德潤身句尙下不得曰觀如惡惡臭好好色則意字當以好善惡惡之本意言不當兼善惡說若說實其善惡之意便講不去一解誠作純誠說言意有善惡須使其意純一而不雜亦可通但與傳文及注解不合凡意之所以不誠其受病全在轉念能不爲轉念所間阻則善必爲惡必去而好善惡惡之本意實踐而不虛矣可見誠意只主實其本意說而遏絕其轉念一層已該在內如此則



德潤身心廣體胖其工夫俱盡於誠意中故結之曰君子必誠其意也注中實字至精非徒發念真誠不假偽之謂又案主意之意與志字相近但志是遠大之意意是細碎之志如說欲爲聖人此便是志就一事上說欲爲善去惡卻只好說得是主意不可用志字志是大而直者意是小而曲折者曰旣知善當爲惡當去而立意欲爲善去惡卻不能爲之去之是自欺其意也不實其言行是欺人不實其意是自欺所謂實其爲善去惡之意而不虛之者在無自欺其意也曰爲善去惡之意本我心所發其後之實與不實唯己獨知此處須慎之以審其實不實之幾所謂實其意之所發者不但欺人而不自欺之謂也蓋人發一言而必復其言行一事而必成其事能實其言與行者僅可謂之不欺人若發一意欲爲善去惡而念慮之間事爲之際不能實踐則爲自欺自脩者必禁止此弊於惡必去於善必爲以求自快足其意凡其不能實踐其意而自欺與能實踐其意而自慊惟己獨知而他人不知之非如言行之實不實人及知也必謹之於此以審其欺慊之幾使意之所發無一不實無異於慎於人所及知而欲其言行皆實也曰獨處用省察克治共見處亦須省察其念慮克治其私欲若說其見處心上發念亦是獨此時用省察克治卽



是慎獨不知人所共見處用省察克治只算一個慎字如何是慎獨大抵常人於共見共聞之地知慎者多於人所不及知之地能慎者少故聖賢以慎獨爲教最爲喫緊今以獨字爲己所獨知之地對人所共知之地而言其工夫甚得力能慎乎此共見共聞自無不慎說雖似粗而足以包於精若以獨爲動念處而言則必有徒謹於共見共聞之地遂以爲吾於慎獨之功已略能做得一半至人所不見不聞處便自寬假其爲說似精而實不得力且當日聖賢之旨本不以獨爲動念處也至注中幾字莫要卽作獨字看謹之於此以審其幾是言謹之於獨以審其幾也可見人所共知之地亦有幾在亦當謹其幾也注中苟且以徇外而爲人此非正釋自欺乃是就言行能實而不欺人上說意云不可徒不欺人而已下文小人之閒居爲不善是自欺揜著則旣欺人矣自字對徇外爲人說須貼注中以求快足於己方見著力喫緊曰應物處固要謹不謹則恐言行有未盡得宜處然自己獨知處尤不可不謹若此處不謹便是自欺曰誠意卽誠身下正心脩身齊治平四章特明其相因以見誠意之重非謂誠意之後心尙有不正身尙有不脩也若不正不脩不得謂之誠矣其記中庸也曰天命之謂性性之與理非有二焉蓋天以於穆不已之理



化生萬物而人得此理以爲生卽具此理以爲性故體之於人卽可以識此理之不貳而驗之於天又可以察人生之本來無極太極太極陰陽此天之一理所流行也性緣理而立理從性而生此人之本乎理以爲知覺也不稟乎天則性何自來不應乎事則理何由見故理爲制事之宜乃百聖不能易之至言豈別有所謂性而可妄加於人哉通乎此則一貫之道也性善之論也然非至誠之人不能達其說故一誠爲應事之本忠君孝親必極其誠然後可極其誠則卽宜用宜之道心也一有僞焉則悖宜不宜之人心也人心緣外欲而生雖人所不能無然易流於不善道心乃性之所發見亦與渾然在中之性有別程子謂才說性時便己不是性也卽如太極中雖具陰陽而不偏著於陰陽至分陰分陽則太極之所分寄非渾然之體矣若夫陰中具陽者動根乎陰也陽中具陰者靜根乎陽也陰陽包涵於太極者兩儀已立之後也太極不雜於陰陽者二氣未分之初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其不外是乎命於人而爲性率之而爲道皆此生理之所凝結而布濩乎人心之所發出於至誠則與未發之本不相遠矣善學者求其性之固有循乎己之當爲克己復禮由思誠以入於至誠服膺弗失則一貫有期卽性卽理本然之學於是乎



明陰陽太極一體之道於是乎通大聖人覺世牖民之至意亦於是乎爲不虛矣曰不睹聞非真是無睹聞只情未發時便是朱子云戒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非是就一刻說乃是大概說大抵恐懼戒慎之心都是因有所感觸而起然學者却當於無所感觸時亦恐懼戒慎故曰由外言之以盡於內曰莫見乎隱節或以由靜而動言尙將此節與上節分作兩時不知存心謹幾有兩件工夫非有兩般時候常常提醒此心使之清明如神一有幾微之動卽以此清明之心省察克治之戒懼如燈令常明慎獨如將燈照物曰不睹不聞非真目無睹耳無聞也一日間有目雖睹而不必用意睹之如不睹者有耳雖聞而不必用意聞之如不聞者此卽不睹不聞也其因睹聞而有所感觸者方是睹聞而感觸中亦有不同有因感觸而惕然知所畏顧者此戒慎恐懼之事也有因感觸而發出念頭者卽所謂獨不可不慎者也如非禮之聲色因睹聞而入便起私欲要視之聽之此卽獨之當慎處須以義斷之曰獨字兼獨知之念慮獨知之事爲說除惡念去惡事卽大學去欺求慊之功也曰戒懼慎獨時時皆然非一時戒懼又一時慎獨也心上提醒是戒懼正所發之念使無欺是慎獨此所謂敬義夾持蓋人無思慮及無所感發用情時本甚少當



此須臾之頃全是敬用事而義未嘗不行於其間及一思慮一用情則於敬之中尤顯出義之用須知敬義雖刻刻並行而慎獨尤義之著力處也曰戒慎恐懼敬也慎獨義也凡人惕然知畏懼之心屬敬隨卽整飭容貌衣冠此整飭處卽屬慎獨蓋獨者意也凡屬意念者皆是獨無論小念大念總之一涉思慮皆是己所獨知惕然知畏之心屬敬一敬後便動念去整頓此念卽屬獨上凡讀書做事其一種不肯忽略之意卽敬也思慮之得宜卽義也義無所不在念慮之微事爲之著莫不有義焉而念慮則精義集義之切要處也曰敬無時不然義有時不顯康節云陰是循環無端陽是有首有尾的卽此理也曰敬義無處不在如日用間容止語默之際處處有惕然知畏意卽敬也知畏懼便加整飭使容止語默得其宜卽義也讀書窮理之時清明專一敬也慎思之明辨之卽義也發一念爲一事其炯然不昧主一無適敬也省治裁斷卽義也卽有言行與人酬對時亦然總不離敬義敬義並念而處而敬常爲首以倡義凡義之所行皆敬之所爲也但朱子解道也者兩節卻將整飭容止語默意作戒慎恐懼不作慎獨蓋以整飭容止語默不過略檢點不消大著意用力雖不可謂敬中無義然敬顯而義隱至慎獨處亦皆敬之所爲然義顯



而敬隱如此說既於不離道意脈不相刺而敬則自外收入內義則自內達之外於下文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工夫各有歸著朱子之說亦精矣故此章程朱之說皆可依至大學誠意之功斷兼敬義兩事若以主敬爲正心之功甚爲有弊曰注云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謂以此戒懼之心而加謹於此卽周子通書所謂存誠以謹幾細思此語可以知工夫非是兩截敬以直內內者吾心之本性在焉故屬未發邊義以方外外者事物之紛在焉故屬已發邊曰凡主敬者以非敬不能守義行義也若異端之惺惺但要得此心靈覺耳曰一日間固常有不用意觀物聽言時雖睹若無睹雖聞若無聞卽不睹不聞也非必閉目掩耳乃爲不睹不聞也其用意觀物聽言時則所謂睹也聞也不睹不聞固是未發方睹方聞時一心用在睹聞上漸要引出喜怒哀樂然亦將發而未發也發念慮時有因睹聞而發者有不因睹聞而自發其所發或一發便是喜怒哀樂或未便是喜怒哀樂而近於喜怒哀樂蓋中節不中節之分全係於此此所謂隱微也及至發出爲喜怒哀樂言行昭著人共見聞則見顯也曰有睹聞時喜怒哀樂之幾將發一轉卽發矣如聞人言語或看文字其不立意見虛心默受卽是戒慎恐懼工夫屬在敬邊隨察其言語文字之



是非而以我意裁決之是卽慎獨工夫屬在義邊蓋喜怒哀樂之端已肇於此其因睹聞而心以爲是者卽喜之端也心以爲非者卽怒之端也因睹聞而生油然而暢遂之意者卽樂之端也生肅然悚慄之意者卽哀之端也此卽是已發蓋睹聞是物來感我隱微獨知是我心應物物感我時以靜虛之心受之是敬邊事我應物處以察治之力主之是義邊事戒懼於睹聞而及於不睹聞此未發之體所以立也慎於隱微而達之見顯此已發之用所以行也曰程子謂既有知覺卽是動朱子謂靜中之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爲未發程子所謂知覺以萌芽發動之知覺言也朱子所謂知覺以知覺之本體言也知覺之本體刻刻常在至慎獨獨字則以念慮之發已所獨知而言乃知覺之用也曰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所謂惡者止只有過有不及耳故發不中節卽惡也若以莫見莫顯爲形容至靜中一點光景慎獨之獨卽是己所不睹不聞此便是老子所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與莊子所謂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之說非聖學相傳之心法也若如程子之說以其所不睹不聞作人所不睹不聞看卽指獨字而言戒慎恐懼卽是慎獨看得上節下節內俱兼敬義此說細究之於義甚精蓋人所不睹不聞處我心有不發念慮時有發



念慮時不發念慮時惕然顧畏敬也隨卽整飭容體使合於則義也此卽是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而慎其獨知也發念慮時有善念有惡念知其爲善念而不敢棄之褻之知其爲惡念而惕然畏忌敬也隨卽於善斷然爲之於惡斷然去之義也此亦是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而慎其獨知也如此看不睹不聞所該甚廣或獨居一室或與人應接我心獨知處皆人所不睹不聞也如此用功自然喜怒哀樂未發時能保全不偏不倚之體及至發時能適合於無過不及之用不睹不聞而獨知處尙未涉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之根喜怒哀樂之幾俱係於此以此觀之大學誠意慎獨本兼敬義程子之意但味其所二字似應作己所不睹聞說曰未發是用中之體而所謂本體之性卽此而在曰注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可見戒懼之功本在尋常動用時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是慎於人所共知也上節戒懼兼動靜確矣下節若云慎於方動之時不遺卻應物一層耶若將應物處一段踐行工夫仍歸於戒慎恐懼內又有未安矣若云應物時發念慮卽是獨朱子何以云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蓋應物時發念慮只是謹幾謹幾與慎獨須有別故慎獨二字亦當對見顯一層說與上節補睹



聞一例看曰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應物之處嘗疑應物時之動念亦卽獨也今似將應物一層推開說何也蓋平時之念慮與應物時之念慮皆己所獨知人所不知也若應物時之言行則人所共見也言行亦要檢點使之得宜然是後一層事慎獨則是主腦在念初萌處曰天地位萬物育隨人所處地位皆可說自天子至一國一鄉一家一身皆然乃是實理實事堯舜之地乎天成時雍風動鳥獸草木咸若是堯舜之位育也孔子雖不得位教澤及於天下後世是孔子之位育也曰或問中和交致致字中可該得格物致知工夫否曰格致工夫在慎獨內省察二字中觀此知先生之格致誠正皆從心身上一一閱歷過來故言之親切如此有此親切工夫推而行之皆親切教養親切事功文集所載各疏各論各示各檄各規約皆因地爲之制因時爲之宜因人爲之轉移滇人至今不忘其德者此也而至其定識定力則身可折而道不可折氣可挫而志不可挫負荷

殊恩厚膺

隆眷卒以禮部尙書兼管國子監事其在太學升講堂提綱挈領示諸生曰學以希天也天德誠而無妄一仁之流行也故必純於仁斯謂之誠其功則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蓋乾畫實誠之象也坤畫虛



敬之象也敬以涵義義以敬行人本天而親地故體坤斯有以合天其要必自闇然爲己以爲默契天載無聲無臭之基不易世不成名遜世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憂則違此天德之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易爻論語皆首發其義焉有聖學始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至論從政以不貪爲美諸生聞其說者本末多可觀焉

登封耿先生

先生諱介號逸庵進士歷官巡道所至民思之丁艱回籍絕意仕進篤志躬行以倡明絕學爲己任興復嵩陽書院來學者衆士風蒸蒸其疏太極圖義曰太極之義曷昉乎昔孔子繫易曰易有太極宋濂溪周子始爲圖以授程子至朱子表章而發明之由是太極一圖遂爲天命源頭聖教統宗理學真傳學者先須識此蓋其所謂太極者極至之理也以此理至中至正至平至庸至純至粹至微至妙無以復加故曰太極當其未有天地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著在陰陽上則不能化生萬物所以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遂成兩儀兩儀既立則太極在於其中一動一靜一消一息一闔一闢做出古今無限事以四德言之則元亨利貞以五行言之則水火金木以



四時言之則春夏秋冬以功用言之則生長收藏天之理雖有四只是一箇元氣流行這元氣一到萬物觸著便生是爲春生由是夏長長此者也秋收收此者也冬藏藏此者也惟其藏得深厚所以明年又春又夏又秋又冬互古此天理互古此元氣流行無時不然無處不在無物不有是理之在天地者如此我輩今日看太極圖若只說如何是無極如何是太極如何是陰陽五行縱使探討精深終與我無干涉此處須要體認所謂太極者人心之理也陰陽者人心之一動一靜也五行者人心之仁義禮智信也萬物者人心之醕酢萬變也天地未生人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著在人身上則亦不能參贊位育朱子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理也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故謂之天理然吾心之天理雖有四只是一箇仁心貫徹而義宜此者也禮履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人若能完全得這箇天理則爲子便孝爲臣便忠交朋友便信以之視聽言動合禮喜怒哀樂中節卽一出入動作食息起居莫不各有天然恰好底道理分而言之各物各具一太極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是理之在吾心者如此然人之不能完全此理者何也已私參之也細觀此圖上面純白底是天地本然之



性純粹至善卽孟子所謂性善是也下面黑白相間底便有夾雜便是氣質之性纔落氣質便有己私此處須著工夫如何著工夫曰克己復禮克去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到得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此心明明瑩瑩渾然性善本體便是聖賢地位所以周子雖從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說起只是指出性命源頭使人知吾性爲至善而聖人爲必可學吃緊處則在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無欲故靜無欲便是克己程子又於其中補出敬字來學者以此求之庶幾有下工夫處矣其讀通書曰吾讀論語見孔門用功只在求仁夫子罕言仁非罕言仁也不向深微處言仁耳往往說箇入門方法教人下手去做故聖人同天時行物生都在耳目間不予人以難知之事周子通書發明無極太極之理二氣五行之妙可謂深微矣今考其言不離乎明善誠身之要修己治人之方親師取友之道簡易明白使人有所持循而達於天道周子其去聖人一間乎後以湯先生潛庵薦授少詹入侍上書房未幾疾作乞休歸里復理書院之業日孜孜以講學爲事湯先生稱其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冰蘖自矢居家淡泊自甘潛心經傳學有淵源老成夙素罕見其儔道其實也所著有理學要旨孝經易知中州道學編敬恕堂存稿



善化李先生

先生諱文炤字元朗號恆齋孝廉官穀城學博幼穎悟知向學十歲適郡城其父攜往文廟告以羣賢配享從祀之故先生歎曰人能似此不枉一生十四補弟子員博通經史前輩見而奇之訂爲忘年交後與同里熊班若邵陵車補旃瀋山張石攻邵陽王醒齋諸同志共勉爲濂洛關閩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讀輒務究其蘊奧雖子史梵書亦必批其根柢嘗言不察二氏之所以非安知吾儒之所以是不觀諸子之有純有駁安知吾儒之醇乎其醇不審秦漢以下之成敗得失安知三代以上帝德王猷之盡善盡美也平生躬行實踐純孝性成篤厚人倫扶持世教學成遠近爭迎爲山長豫章之聘未應主講嶽麓數年從游者衆悉訓以聖經賢傳之旨修己治人之方親炙者咸各有所得焉所著周易拾遺六卷周禮集傳六卷春秋集傳十卷太極通書拾遺後錄三卷西銘拾遺後錄二卷正蒙集解九卷近思錄集解十四卷感興詩解一卷訓子詩感一卷家禮拾遺三卷恆齋文集十二卷傳於世其未出者語類約編聖學淵源錄四書詳說楚辭集註拾遺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古文醇古詩的先生之學一以朱子爲歸其周易本義拾遺序曰易之體要象辭變占而已辭者卦之



蘊也變者爻之動也象者理之形也占者事之兆也卦無定體爻無定用而聖人之精蘊於是乎見焉語其性情謂之德語其形容謂之象語其成位謂之體語其對待謂之錯語其流行謂之綜卦之萬變由是而生矣承其尊乎乘其卑乎應其敵乎互其交乎變其之乎得奇之謂健得偶之謂順無過不及之謂中質與位當之謂正爻之萬殊由是而生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於聖人之情亦思過半矣至哉十翼之作乎釋之以彖象申之以文言經緯之以序卦雜卦繫辭所以明辭也占在其中矣說卦所以明象也變在其中矣易傳之作蓋善於祖述者雖本義亦大抵本其說而約之耳然於辭則多得之而於象蓋未深考是亦不無遺議也不揣愚陋妄爲補葺釋經則以象數爲主釋傳則以義理爲歸體用一原欲推而明之顯微無間欲究而極之而數載之間憂哀沓至橫逆頻加稍有暇日未嘗敢釋於心也草稿三易始克成編蓋七年於茲矣觀會通以行典禮豈所敢知由辭以得意或庶幾其萬一矣乎其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序曰五禮有庸昉於虞廷而秩宗之官特典其事自夏歷商莫不由之迄成周之代元聖挺生而制作於是乎大備然行之既久威儀太甚忠信或薄文物旣繁僭擬斯萌孔子周流列國參考互訂思欲折三代



之衷爲萬世不易之成憲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固已略見其概矣乃  
詢之柱下僅得周儀徵之杞宋不足文獻是則雖有訂禮之意而未  
必其成書也然三百三千經典具在而七十子之徒作爲傳記以故  
郁郁之盛未嘗失傳焉迨秦灰旣烈之後而其迹遂蕩然矣漢人以  
金帛購書真僞混淆諸儒任意去取儀禮之經僅存十有七篇其記  
僅存四十有九篇此外經之篇三十有九記之篇一百有餘雖或偶  
見於大戴禮及註疏稱引之間不過存十一於千百耳唐之元成魏  
公輯爲類禮二十餘卷而故府不傳宋之伊川程子始與門人呂與  
叔思欲大加刪訂而迄不能就惟朱子與門人黃直卿釐爲儀禮經  
傳通解集註然卷帙浩繁而誦習者益寡矣顧其書實爲稿本而篇  
目之離合註疏之得失猶多有可議者蓋專以冠昏爲家禮而喪祭  
列之續卷則不當分而分也曲禮少儀之紛蹟生民所通用大學中  
庸之淵微聖學之極則而並入學禮則不當合而合也至於周官乃  
治平之全書不專於言禮而裂取其分土制國設官建侯師田刑辟  
之事以充王朝之禮能無筆削聖經之嫌乎故知此書實爲稿本而  
未可執之以爲定論也炤自方壯之年始得其書而誦習之繼而重  
遭大故乃留意於喪祭之禮據黃氏之所定者去其重複補其疏略



復取朱子之成書分爲七類而解釋之首之以嘉則冠昏飲食燕射之必詳次之以賓則相見聘朝之必辨次之以軍則師田均建役刑之必晰由是而慎終以凶則殯虞練祥服制儀節不可以苟也由是而追遠以吉則祖考神祇廟貌文物不可以忽也夫然後以通禮彌之其居家也有內則其入學也有弟子職少儀其立朝也有臣禮優游於日用則曲禮致其文遜敏於庠塾則學制學記立其規合同於天人則夏小正月令備其用若禮運禮器則總文質之宜具經曲之義而一以貫之而禮之爲教可得而悉矣夫然後以通樂飾之鄉有南朝有雅郊廟有頌至於樂記則聲容德政發揮無遺而樂之爲教可得而推矣夫禮樂之用經三代聖人之作述而後成今欲據殘闕之遺文而復還其盛豈可得哉然則是編之脩亦曰守其舊以俟之其人而已矣風會推遷無往不復聖人有作卽始見終據此而推明之其必有以默識於意言之表乎周子曰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建中和之極者三復焉可也其周禮集傳序曰萬象融融上天統之庶類紘紘后土含之大運綿綿四時紀之而元化默宰於其間王者有作人極於是乎立焉設官分職綱舉目張蓋取諸此而已矣君者極也相者陰陽五行也司徒爲教養之相宗伯爲禮樂



之相司馬爲征伐之相司寇爲刑辟之相司空爲田賦之相播五行於四時也冢宰爲脩齊治平之相渾二氣於一元也洪荒以來茫昧莫稽唐虞以降損益迭出及成周而後大備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甚矣制法之難也周轍既東王綱不振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雖以子輿氏之哲亦僅聞其略而已然庖人之類見於內則庶子之掌載於燕義九伐之法述於穰苴職方之紀出於汲冢司樂之篇呈於竇公蓋不待李氏女子之獻劉氏天祿之校而其言固已散出矣去聖既遠晦蝕繁多有倣其迹而假之者有竊其似而亂之者有師其意而不能循序以施之者天下之士益以惑焉惟朱子以爲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而其論始定顧表章雖明而訓釋未逮至於諸儒之說則又未免以私意小智雜乎其間非不有醇焉而不勝其疵也非不有詳焉而不勝其略也學者入於其中能無望洋向若之歎乎炤自弱冠卽不能無疑於此於是熟讀深思遠稽博采不揣固陋勒爲一編上推列聖之因革下鑒歷代之興衰以竊附於詩書集註之後至若冬官旣亡則旁搜官名於傳記之中以誌其梗概而考工記亦存之以備參稽焉庶幾聖人之精意不汨沒於百家之曲說云爾嗟



乎天地無心生民有欲其污隆升降視乎君相之一念耳志氣如神  
百體從令當躬具有位育也朝廷建極萬方承式海宇不啻官骸也  
外王內聖果且有二道乎哉自道術之裂也論學者以虛無爲宗而  
士苴世務論治者以名法爲急而迂疏性術規矩準繩之不立而思  
制天下之器利天下之用也其可得乎然則是書固四子之梁筏五  
經之模範糟粕煨燼無非至教神明變化存乎一心此傳之所爲作  
也若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則  
宇宙之廣永當必有人焉任之而豈區區之所敢議哉其春秋集註  
序曰春秋議道之書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分而爲三綱而人遂各戴  
其天焉天子以之平天下諸侯以之治其國大夫以之齊其家士庶  
以之脩其身而宇宙無不得所之物矣皇古以來君師代作成周有  
制六典昭垂融融灝灝莫非天理之充周卽莫非道術之經緯其斯  
以爲太和之運哉東遷以後下凌上替卿尹之擾攘而百官失其統  
邦國之吞蝕而四海失其均世官用而賓興之法失稅賦增而養民  
之意衰僭竊相仍而禮樂變矣爭奪無已而征伐擅矣亂賊日滋而  
刑罰縱矣田邑踰制而疆理壞矣舉六典之所載者皆紊而廢之則  
道術不用而智力相競亦其勢然也孔子生乎其時夢想周公而不



獲一試於是因魯史而作春秋以成周之道術洽成周之臣民掃陰  
雨晦霾之積沴指示以太虛之本體而宇宙之太和在其手矣蓋其  
心如天之於萬物包涵徧覆以知則易以能則簡故形於言者絕無  
委曲煩擾之迹隨其所發而莫非性命之精微無我故也後之儒者  
不能得聖人之心而思窮聖人之言訐以爲直徼以爲智舍康莊而  
入於荆榛之中又何道之能議耶伊川程子略舉其端未竟其緒私  
淑其學者迭相闡明譬諸以管窺天而終不能盡見其全體竊不自  
量裒集之擇取之間亦附己意而足成之未知於聖人之意果如何  
而諸儒之穿鑿附會則盡去之矣嗟夫宇宙之綱維一道而已純之  
則爲王駁之則爲霸戾之則爲裔戕之則爲賊氣化之遷流不能不  
疊興於其間聖人未嘗不欲一切以道繩之而僅寄一綫於簡冊之  
中此聖人之所深悲也使凡有天下者與有國有家有身者讀其文  
推其意而思其義一念之慊不啻華袞之加也一念之欺不啻斧鉞  
之至也則日用云爲無適而非春秋卽無適而非聖心無適而非天  
理矣撥亂反正莫要於此心一身之三代既復而後推之於家也可  
推之於國也可推之於天下也亦無不可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皆  
本乎天道以符乎六典豈徒二百四十二年之陳迹已哉不然則是



吏案而已矣則是邸鈔而已矣其通書解拾遺序曰此書本號易通蓋因論易推及於他書也以乾象盡造化之理以蒙艮立教學之歸以乾損益動明脩己之實以家人睽復无妄極治人之原而易之精蘊已思過半矣其曰誠曰純曰一中庸之樞紐也其曰端本曰善則則大學之體要也其曰視聽言貌思曰剛柔善惡中則洪範至切之目也其曰禮樂政刑教則周禮至當之規也其曰正王道曰明大法則春秋至簡之義也至於示不改之樂發無言之蘊推性善之由來明仁義之大化而孔孟之心法於是乎昭然若揭焉投五金於大冶而精粹者上騰萃百卉於一區而英華者先露是書於羣聖之作亦若是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奮乎百世之下而獨得乎千載不傳之緒歟顧其言高而旨遠辭約而義微朱子之解恆引而不發以俟學者之自悟然嗣是以後惟敬軒薛氏嘗究心焉延及後世而誦習者亦罕矣炤自弱冠下第登舟聞良友之訓導始獲見其遺編而讀之豁然如生長蔀屋之中一旦決藩垣而忽覩天之廣大也晝誦宵思炎雪靡間然後嘆條理之密意味之深誠有不我欺者而歲華已十六易矣竊因朱子之緒餘而推究之章循其序篇揭其綱錄爲一卷以備遺忘而無極之真陰陽五行之運男女萬化之象常若瞭然於



心目之間同志之士倘致思於此焉則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豈遂不可得而見耶其正蒙集解序曰正蒙之書張子言道而作也蓋道在天地而體諸聖人寓諸六經其下學上達則存乎君子之自脩焉一氣混茫萬有森列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是物也有儀有象則變化不窮升之爲七政布之爲五行散之爲風雲雷雨豈有他哉與道爲體而已矣萬物芸芸天則覆之庶民蚩蚩聖則範之故君子之學必本天而宗聖庶物人倫明之察之而理可窮矣人心天命研之精之而性命可知矣由是盡心而誠身則自得之實也由是脩己而及物則時措之宜也蘊之而爲德發之而爲業行諸上而爲君相明諸下而爲師儒見諸日用而爲言行爲政事皆同歸而一致耳易擬其象詩宣其志書述其事禮樂彰其用百家之方術豈足以紊之大哉道乎非仁且智其何以凝之乎訂其頑則仁砭其愚則智而於天下之道一以貫之矣是正蒙之大旨也雖其辭多未暢理多未融誠有如程子朱子所譏者然囊括造化縷析聖詮一洗異端之荒謬俗學之支離殆非天人之對性道之原所能闡其藩籬也是以忘其固陋集諸說而以己意斷之發明其大醇辨晰其小疵至若意見或殊而義理不妨兩通者則亦並著其說以聽學者之自擇然後此書



之辭意不至於苦其艱深而疑其偏窒也或者謂此書不及通書易傳之深醇難以上接四子之傳則其言過矣近思錄並列四先生之言雖以觀物內外篇而不得班焉語類又謂橫渠之於二程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夫採薇一歌傳聞匪實且民到於今誦之乃若伊訓數篇表裏謨誥未嘗因道之小偏而遂廢其言也則何疑於正蒙乎然則是書固宜與通書易傳並行而上接四子之傳特凡近之說不能如章句集註之神會而心得之耳是所望於同志者之商質也其近思錄集解序曰昔者衰周之運百家競作孔孟之徒有憂之緝微言而成論語遵正學而著七篇使學者不迷於向方其功盛矣自秦漢以降道術分裂荀揚王韓各駕其說而不能相一有宋周子以先知先覺之詣建圖屬書弁冕羣言以傳之程氏而張氏亦與有聞焉推演廣大辨析精微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顧其業至廣其說愈詳學者乃或望洋而興歎甚至未嘗究其顛末而妄肆詆訶有如陸九淵議太極之非是大原可得而湮也林栗攻西銘之失是宏綱可得而絕也程迥詆主敬之誤是聖功可得而廢也陳亮疑道治天下之迂是王猷可得而雜也朱子蓋深憫之於是不得已而爲近思之錄著性命之蘊而天下之



言道者有所宗揭進脩之要而天下之言學者有所準至於窮理居敬克己之方理家入官均平天下之法以逮應物教人制心之則與夫閑邪說宗正學之歸莫不舉之有要而循之有序誠可以羽翼四子而補其所未備焉欲求數君子之道而不先之以是書固不得其門而入矣然其微辭奧義多未易曉朱子雖往往發明之而散見於羣書蓋學者欲觀其聚焉而不可得也竊不自揣爲之裒集而次列之而又取其意之相類與其說之相資者條而附之以備一家之言至其所闕之處則取葉氏陳氏薛氏胡氏之言以補之間亦或附己意於其間庶幾可以便觀覽備遺忘以待同志者之取裁而已矣嗚呼學者誠能遜志於此書則諸子百家皆難爲言而於內聖外王之道不患其無階以升較之役志於辭章之中老死於訓詁之下風摧浪旋無以自拔而猶自矜衣鉢之傳者其小大之不同量爲何如也聊志其概於此以自警云其家禮拾遺序曰先正朱文公宅祝太夫人憂著家禮一書藏之匣中爲一僕童所竊逮易簀後乃行於世當著書時年方強仕耳故與晚年之論不無小異然其規模之宏大條理之精密固無愧於制作之能事也予自連遭大故以來取是書而遵守之誦習之已而參之於儀禮周官復衷之於語類文集爲辨論



數十則上推先生之遺意下輯羣儒之公論名曰家禮拾遺郡侯崔公聞而嘉之錫以弁言然未敢出以示人也比年以來三禮解成恐始學者未免有萬牛回首之歎乃復取故編而訂正之以爲有家者誠能守此而謹行焉亦足以正其本矣至若藍田鄉約則鄉里之準繩也白鹿洞揭示滄洲釋菜儀則學禮之權輿也輒取以附其後以爲三代之文物雖不能遽復而因俗以宜民道莫近乎此也抑文中子有言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然則觀是書者其毋以言近而忽之倘亦寡過遠罪之一資乎其語類約編序曰大化之運元必歸貞道統之傳開必有會是故脩和之盛司空告其成謨烈之垂家相成其德洙泗之傳命世發其蘊斯所卓然自立於一代而萬世共由之也秦灰旣烈聖道中淪雖董韓孫石之才而莫能振其緒迨濂洛疊起而道統於是乎中興然合志者未免夷惠之偏及門者鮮有顏曾之匹而道術亦復爲天下裂矣藉六經以文奸言託三代以飾虐政蠱中於君心毒流於生民是王氏之學也尙縱橫之詭習揚嵇阮之餘波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是蘇氏之學也恃履忠蹈信之資蔑知言窮理之學醇大而疵亦不



細功多而過亦不少是司馬氏之學也以佛乘爲道岸以禪悟爲儒脩肆淫詖邪遁之辭攻螟螣蠹賊之技是張氏之學也昧心性之大原務德業之崇廣九層之臺不積於累土千里之行不謹於舉步是胡氏之學也譏問學爲榛塞詆思辨爲陸沈聚精會神而以爲德性任性率意而以爲天機是陸氏之學也擇善之不明而託於渾厚立己之不固而流於通融博學多聞固有之守約窮源則未也是呂氏之學也卽器而謂之道卽物而謂之則侈心於制度之未鑿知於文爲之繁是永嘉陳氏之學也義與利雙行王與霸雜用枉己而思以直人詘身而思以伸道是永康陳氏之學也神徂聖伏百喙爭鳴於是晦翁夫子獨與敬夫季通左驂右介攘剔之扶持之然後聖道大明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從遊之士幾徧天下而訓誨諄懇提撕反覆憂之深而言之切慮之遠而說之詳顧紀錄之多未免重複識見之誤未免舛訛敬軒薛子蓋屢以刪脩詔後之人而未有承其志者也竊不自揣擇其言之精粹者勒爲一編名之曰約至若四書五經太極通書西銘之說則前民固已哀集於傳註之下惟程張之書之發明者則附於近思之集解禮儀之辨晰者則附於家禮之拾遺故其所編者獨此而已矣其他文集則將入古文之選而獨取知



舊門人之問答列於各傳之末焉嗚呼宋之道統先知先覺周子以之其斯道之元乎有典有則程子以之其斯道之亨乎無內無垠朱子以之其斯道之利貞乎然則讀是書者何異聆大成之再集也哉其淵源全錄序曰天牖生民篤生至聖顏曾拔萃翱翔兩驂此道統之源也然顏以明睿之資備中和之蘊而端木未足以並之故天不假齡而有喪予之歎曾則篤實宏毅引年眉壽思孟復承其業而其學於是乎光大矣歷漢及唐雜以百家之支離亂以二氏之邪遁雖或不無豪傑之士特立其間譬彼支川之清泚小澗之湍流終不足與於四瀆環瀛之勝也宋治休明而卓爾之見忽發於月巖星墩之間一門親炙淵輿繼軌然一則超詣而自得一則持守以有成超詣自得者英才莫能窺其奧持守有成者遂主絕學之宗盟焉乃若雪月風花之品題野馬絪縕之窺測則猶若倚於一偏而非正鵠之的汴京南渡斯文從之然晦翁纘正叔之緒而底於大備子靜襲伯淳之詣而入於歧途遂至朋分角立歷數百年而未已以故德溫叔心方續晦翁之傳而公甫伯安復張子靜之幟而有明末代之學術卒淪於淫辭詖行之歸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夫子淵雖見天心之復而必循循於博文約禮之功茂叔雖探無極之真而必乾乾於窮理



盡性之旨其與明新擇執涵養進學之義又何以異哉蓋上智之資誠立而明通大賢之品敬直而義方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不可誣也不自度其氣質之若何而凌高躡空驚世駭俗舍義理而任知覺汨性命而攝精神未嘗不言心而不知惟危惟微之分也未嘗不言性而不知有欲有恆之辨也未嘗不專心以求靜而不知靜存動察與守靜致虛之殊途也未嘗不妄意以晞神而不知形生神發與誠精神應之異致也幾何而不爲異端之赤幟也哉今因伊洛淵源之錄溯而上之以至於尼嶧沿而下之以及於薛胡各倣世家列傳之體而錄其行實盡刪異學之荒謬而使道術歸於一焉庶幾讀論語諸書如聆左史之記言讀淵源一錄如觀右史之記事而聖賢之儀型宛然在目矣若夫觀而摩焉奮而興焉則存乎其人云爾先生力肩斯道惟恐濂洛關閩之說不傳於世而六經之微言奧旨從此而湮是以每讀一書必思闡明一書之義雖所述或與先賢偶有出入而其意實欲補先賢之所不及而已未嘗異也先生身雖未顯而道在人耳目至今鄉人偶論及之未有不起敬者其亦典型之不忘者歟



先生諱新字次明號葛山進士歷官大學士諡文端學以求仁爲宗以孟子不動心爲指歸其著丹仁說曰有爲三教合一之說者謂老氏之丹卽儒者之仁特異其名耳故老氏汲汲於還丹聖門汲汲於求仁其致一也余始聞而惑焉竊自惟幼習儒書於聖門求仁之方極意鑽研而未能得其領要長而涉獵於道教其間所言性命精微之理皆杳冥恍惚未能折其謬而服其心因反覆深思究其立心之始與成功之終有判然而不相合者始確然信其異而非同也蓋老氏之汲汲於還丹欲得之一己私也聖門之汲汲於求仁欲達之天下公也得之一己者所謂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可一蹴而至而於人無與也達之天下者所謂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隨分可自盡而於己亦無與也是其立心之始旣判而不同而成就之規復迥然其互異乃欲以自私自利之心與胞民與物之量同類而並觀亦惑之甚矣或謂禮樂兵農皆濟世之具孔子於由求赤三子許其功而不許其仁抑獨何歟曰兵農禮樂仁之散著而非其本體也若論本體則天下歸仁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惟聖者能之豈一材一藝之可擬哉然則老子丹成之後上符天籙造化生身豈不與仁同功而異位乎曰拔宅飛升之事今亦未



見其人即使有之亦賴仁人以濟世無皋夔稷契將巢許隨光亦淪胥以沒矣惡在其能成道也故吾儒之學非濟世及物不爲功又三不可得說曰余嘗苦此心難治因集先儒言操心養心存心求放心之法彙成一冊爲事心錄晝夜體玩而終不能有得也因看金剛經所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初甚樂之咸謂事心之學莫過於此與吾儒無將迎無內外擴然大公物來順應之旨若合符節此不動心之學也雖然予亦嘗從事於斯矣夫過去之事其慊於吾心者忘之猶可言也其差錯謬誤不安於心者則必悔悟深切痛自刻責以爲遷改之端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昌黎亦云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在辱而悔之既寧而忘之非過去心之不可得乎頻復之屬實基於此若夫未來之事其計度謀望之私不存可也其或事關艱鉅時當盤錯苟非講之有素何能應之裕如則豫之不可已也中庸言凡事豫則立自古名臣碩輔所以定大疑決大計而成大務者皆以豫也豈得以未來爲出位之思願外之想乎至現在之事則當幾之是非得失間不容髮非實有審幾之哲決幾之力不能當幾而發泛應曲當也今在過去者視現在爲未來而不之問未來者視現在爲過去而不復留既無遠慮於前



徒貽借鑒於後勢必旁皇失錯甚至鹵莽滅裂一心之回惑尙可言乎若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則知幾其神惟聖者能之豈所望於學人乎故三不可得之說余旣學焉而未能亦明其不可也因爲之說以自解云或曰然則不動心之道其不可學歟曰此非孟子之不動心乃告子之不動心也三代之時佛法未入中國吉子不得於言四句與此正相脗合宜孟子於楊墨之外獨曉曉於告子也觀此二篇亦可知先生之學之大概矣先生邃深經學爲

上書房總師傳者數十年其進呈經解本末燦然率皆敬肆欺慊非盈虛消長之所由來卽治亂安危之所必致不徒守經師之舊談也其解泰卦九三爻詞曰臣謹案天人治亂之幾其微矣哉欲治而不亂者天之心之仁愛也不能有治而無亂者氣數之乘除也懼其亂而保其治者人事之所以維氣數而體天心也自盈虛消息言之則天心有時不勝氣數以制治保邦言之則人事亦有時而符天心謂數不可逃六月雲漢之詩何以光復舊物謂時有可恃開元天寶之治何以不克令終知此意者於泰之三爻見之矣夫泰極盛之時也三亦猶陽長之候也聖人於否至四而後有喜詞於泰當三而卽多戒



懼慮患之意深矣蓋天下之亂也不於其亂而生於極治之時何也  
開創之始國勢方興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無非爲天下謀治  
安爲子孫措磐石其精神之所周貫天人實繫賴之履泰以後上恬  
下嬉漸忘其舊君以聲色逸遊爲無害民生臣以持祿養交爲安享  
暇豫進諫者謂之沽直遠慮者謂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謀畫莫不  
徇目前之安而圖一己之利夫圖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貽天下之害  
者也徇目前之安者未有不來後日之悔者也則堂陛之玩愒其一  
也開國之初簡節疏目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恃法也昇平  
以後巧僞漸滋則文網愈密以繁文縟節爲足以黼黻太平以科條  
律例爲足以釐剔奸蠹由是百里之命可寄而顆粒銖兩之出入不  
敢專焉鈞衡之司可秉而是非輕重之權宜不敢問焉使其君子無  
所恃以盡設施其小人有所援以售巧僞行之既久人人但以簿書  
期會爲盡職而立法之初心設官之本意茫然莫辨矣則政令之煩  
瑣其一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當泰之時民物滋豐而民之游  
惰耗之俗之侈靡耗之朝廷之徵斂愈密經費日增耗之古者以庶  
而致富後世則以庶而愈貧古者論貧富於民間後世則計贏絀於  
內府古者制國用量入爲出後世籌度支則因出而經入由是雖有



恤民之令而民不見德徒有足國之計而用不加饒則物力之匱竭其一也人才者國家之元氣撥亂之世尙功致治之初尙文皆有經世之遠猷泰運旣開承平日久朝廷漸厭讜論士大夫諱言風節拘牽文義以爲學熟習圓通以爲才卑順柔詭以爲德靡曼繁縟以爲文俗以此爲尙家以此爲教莫不漸染成風揣摩干進夫貴之所向賤之所趨也家之所修廷之所獻也在朝無骨鯁之臣工則在野之誦讀皆市心矣居鄉無廉隅之砥礪則登進之事功皆苟且矣則人才之委靡其一也風俗者盛衰之本源當泰之初室家婦子里黨閭巷多有敦龐安集之思厥後生齒繁則家庭之詬誶日起生計迫則里巷之任恤漸衰商賈之豪奢逾仕宦狙獪之險健欺善良朝廷敦寬大之政然法行於愚戇而疏於奸民是長其桀驁之氣也吏治博安靜之名而蠹胥之弊竇日啓雀鼠之案牘常懸是釀其刁悍之習也則風俗之澆漓又其一也此數者或由矯枉之過正或因時勢之遞遷皆人事與氣數相因而至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於泰之三爻卽戒以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霜雖未冰月已幾望誠甚懼乎其孚也然可謂之氣數人事而不可謂之天心蓋天心之仁愛甚矣自古雖當衰亂之運其君臣能恪謹天戒側身修行則天猶未有不予之以治



者況其未雨之綢繆乎誠使爲人君者懷兢業之小心存無虞之儆戒念六月雲漢之詩鑒開元天寶之事廟堂之上恪恭震動百爾臣工惟懷永圖罔敢玩愒以迓天庥然後崇簡易敦大體重責成戒叢脞則政令不煩矣省浮費戒屯膏修地利薄征稅則財用不匱矣審好尚公賞罰獎忠直黜浮華則人才咸奮矣敦孝弟重農桑嚴豪猾清獄訟則風俗還淳矣保大定功和衆豐財有苞桑之固無復隍之憂豈不於食有福哉而必自君心之無玩愒始則欲盡人事以體天心而維氣數者誠不外艱貞之訓歟其解初一曰五行全節曰蔡沈曰此九疇之綱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驗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臣案九疇之文原本洛書之數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者也五居其中謂之皇極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先儒論之辨矣而對待之義鮮有及者臣嘗繹之其法以君心爲本上下四旁備列天人以監觀省察互成其用君天下之大法精且備矣何則五行者天道之始也福極者人事之終也天以健順五常化生萬物嚮之者福背之者



威王者嚮明而治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其協於極者則爵賞所加也而福壽康寧必及之其罹於咎者則刑罰所施也而憂貧疾弱必及之是聖人之與天共治也故一與九對而五行福極位焉五事者修身之要人事之本也庶徵者感應之幾天道之著也人君一念之敬必形於外則凡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者相因而至和氣之所以致祥也一念之肆亦必形於外則凡作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亦相因而至乖氣之所以致異也乃範約言之曰肅乂哲謀聖則爲時爲若者應焉曰狂僭豫急蒙則極備極無者應焉所以深著其感應之幾徵召之速甚微而可畏也自古明聖之君必於此而念之是聖人之以天自治也故二與八對而五事庶徵位焉八政者治世之大端布於人也稽疑者神道之所設教謀之於天也蓋王道之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惟明有禮樂故聖人不敢矜無爲之治而食貨賓師命官分職之事從斯而起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惟幽有鬼神故聖人不敢矜睿思之智而著龜卜筮三兆五占之法從斯而立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是聖人之本天以前民也故三與七對而八政稽疑位焉五紀者欽若之意後天奉天也三德者君師之任以人治人也萬物幽鬱沉滯之氣生



於陰陽之愆伏而默化於歲會之中和人心偏陂頗側之端起於剛柔之互勝而無不可偕於正直之大道故五紀布而歲功成則風雨露雷無非教也而歲月日時星辰象數莫不順序矣三德敷而萬民化斧鉞弓旌無非教也而沉潛高明強弗燮友胥受裁成矣是聖人之與天同功也故四與六對而三德五紀位焉總之皆建極也故皇極一章言皇建其有極卽申之以錫極保極協極作極會極歸極而不言建極之義者八用總歸一建也以五事修身以八政理物以三德立中和之紀以威福持賞罰之公天子行之爲道義庶民遵之爲道路由是經之以五行故材不匱也叶之以五紀故序不愆也參之以稽疑故民聽不惑也驗之以庶徵故事行有考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以此歟然則河圖虛太極於八卦之外而洛書獨列皇極於九疇之中者又何也蓋太極天道也惟不雜陰陽故能爲萬物之樞紐皇極王道也惟不離乎萬物故能爲四海之會歸此以見天人繫屬之故有相維而不相離者範之深意也抑又考之皇極一章不汲汲於庶民之淫朋比德而獨於凡厥正人三致意焉俊民何與於庶徵而言庶徵則以用章爲平康之本秉彝無關於五福而語五福亦以好德居考終之先此又皇降之衷陰騭之意所最

先者故其丁寧垂訓如此大學平天下之道在於用人錫福之君所宜深念焉經解可誦者不止此二藝而此二藝尤爲精卓故錄之所著有緝齋詩文集

桐城方先生

先生諱苞字靈皋號望谿進士官至禮部侍郎窮究經史而於三禮考覈尤精通千古盛衰得失之故辨歷代離合異同之言以蘊蓄鬱積而宣之於文其爲文也簡而中乎理精而盡乎事隱約而曲當乎人情大抵根柢於史氏而游泳乎韓歐者也今錄其言學者亦可知先生之所自來矣其原過曰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衆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衆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上乎君子而爲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衆人而爲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衆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敢爲小者則不勝其欲而姑息自恕焉聖賢視過之小猶衆人視過之大也故凜然而不敢犯小人視過之大猶衆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服物之初御也常恐其污且毀也既



汚且毀則不復惜之矣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爲非孝微矣哉亦危矣哉其通蔽曰譽乎己則以爲喜毀乎己則以爲怒者心術之公患也同乎己則以爲是異乎己則以爲非者學術之公患也君子則不然譽乎己則懼焉懼無其實而掠美也毀乎己則幸焉幸吾得知而改之也同乎己則疑焉疑有所蔽而因是以自堅也異乎己則思焉去其所私以觀異術然後與道大適也蓋稱吾之善者或諛佞之虛言也非然則未嘗知吾之深也吾行之所由吾心之所安吾自知之而已若攻吾之惡則不當者鮮矣雖與吾有憎怨吾無其十或實有四三焉與吾言如響必中無定識者也非然則所見之偶同也若辨吾之惑則不當者鮮矣理之至者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好獨而不厭乎人心則其爲偏惑也審矣吾友劉君古塘行直而清其爲學常自信而不疑心所不可雖古人之書不苟爲同也而好人之同乎己夫古人之說不能強吾以苟同而欲人之同乎己非心術之蔽乎知君者猶以爲自信之過也不知者將以爲有爭氣也君與吾離羣而索居久矣會有所聞書以質之其學案序曰昔先王以道明民範其耳目百體以養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於命而粗亦不失爲寡過又使



人漸而致之積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學所祖述者蓋此也自陽明王氏出天下聰明秀傑之士無慮皆棄程朱之說而從之蓋苦其內之嚴且密而樂王氏之疎也苦其外之拘且詳而樂王氏之簡也凡世所稱奇節偉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強奮發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之日以至於死無一息不依乎天理而無或少便其私非聖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爲宗由是耳目百體一式於儀則而無須臾之縱焉豈好爲苟難哉不如此終不足以踐吾形而復其性也自功利辭章之習成學者之身心蕩然而無所守也久矣而驟欲從事於此則其心轉若輓飈而不安其耳目百體轉若崎嶇而無措而或招之曰由吾之說塗之人可一旦而有悟焉任其所爲而與道大適惡用是戔戔者哉則其決而趨之也不待頃矣然由其道醇者可以蹈道之大體而不能盡其精微而駁者遂至於猖狂而無忌憚此朱子與象山辨難時卽深用爲憂而預料其未流之至於斯極也金沙王無量輯學案以白鹿洞規爲宗而溯源於洙泗下逮饒仲元真西山所定之條目以及高顧東林之會約蓋無量生明之季世王氏之颺流方盛故發憤而爲此也此所謂信道篤而自待厚者歟惜乎其學不顯於時無或能從之而果有立也今其



孫澍將表而出之學者果由是而之焉則知吾之心必依於理而後實耳目百體必式於儀則而後安而馴而致之亦非強人以所難既志於學胡復樂其疎且簡以爲自欺之術哉先生尙節概表幽隱喜交天下士而於學術則獨守程朱有友王源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爲迂闊謂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沉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先生作而言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先生以此語載之李剛主墓誌並云余出刑部獄剛主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版者削之過半因舉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余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卽以改過爲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爲口實哉先生所著有禮記析疑周官集註



春秋通論望谿集

武進趙先生

先生諱申喬字松伍進士起家知縣至巡撫擢尙書卒諡恭毅嚴明清惠所至無害不除無利不興遇民疾苦剴切而詳陳之見官貪酷懲察而嚴覈之一時害其賢者未嘗不伺其隙而無隙可伺也而先生之賢愈簡於帝心矣其進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講義曰臣案鹿鳴序以爲燕羣臣嘉賓之詩夫羣臣也而以爲嘉賓其情洽矣進而詠鼓瑟吹笙則所以和其聲者至矣更進而詠承筐是將則所以勸之飲食而致其禮義之殷勤者無不用其極矣遂乃質言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諄諄乎若惟恐其吝此周行而不以遽示者於此見聖人好問之殷取善之切其舍己從人之意何其懇以摯也夫士人自束髮讀書以來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斯亦聞之熟矣豈其策名委質而敢忘諸必俟乎吾君之如是其委曲以重之乃始出於其中所素藏以與吾君權施報哉然而聖人必以爲不如是而不得者何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分極而不以情通之則隔禮勝而不以樂和之則離彼夫希榮苟祿者無論矣夫稍知大義矢諸夙夜非不懷入告之誠及乎質對大廷而



而其禮敬往往多所畏懼卒懷疑而不敢前史稱唐太宗神彩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顏色冀聞規諫夫太宗之納諫宜無不昭然共白於臣庶而猶必假奏事者以顏色而羣臣進見至失舉措則凡人臣之對越於君者其難其慎亦概可知矣聖人爲之備著其儀於燕琴瑟竽笙以大鳴其豫幣帛勸侑以厭飫其心俾得優游夷懌而嚴者以舒敬者以和乃坦然直吐其胸臆而有不知知無不言有不言言無不盡也故聖人之如是其委曲以厚之者凡以爲中材勸云爾且夫周行大道也以道培國運則當盛明之時進憂危之語以道律皇躬則當晏安之地陳怠荒之防以道格君心則當嗜好之萌嚴性情之正甚且以萬無一有之事設若或有一之心如禹之於舜而謂無若丹朱周公之於成王而謂無若殷王受臣方惴惴恐懼以爲獲罪滋大乃君不惟恕其狂瞽而且直探其心之所存以爲人之好我此固純臣志士所日夜切切以祝之吾君未敢必之吾君者而不意吾君之體卹之一至於此也臣誰無心忍不相率而入告乎故不獨師保以爲啓沃疑丞以爲贊襄庶士御事相與獻可替否補闕拾遺而瞽以典史以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蓋莫不畢至於其前而效周行之示則賡賜之休



可繼泰交之治可成此聖人所以因燕而作是詩復歌之以爲燕儀  
用垂訓於萬世歟觀此則可以知先生之責難矣其平時言忠言孝  
言節義皆自其心性中流出爲商邱令所撰貞烈祠碑記曰死生之  
際顧不重哉而取舍向背之幾則微矣乎余觀自古學士大夫讀書  
考道講義型仁席紳紱之榮負社稷之寄一旦變故當前優柔隱忍  
甚或反面事仇棄廉恥而不顧者往往是也矧在閭閻之中具陰柔  
之質不習詩書之訓誠不關君父之憂辱欲其毅然捐生慷慨而無  
轉移蓋綦難矣夫天地一氣賦形卽人人同秉正氣於厥躬顧何以  
一朝之激不憚自經於溝瀆而大節則靡靡焉豈其血氣之逞嘗有  
餘而道義之配則不足歟無乃有所帥者其氣伸於正無所帥者其  
氣激於偏也是故志之不可不持也終身之名節千秋萬世之芳穢  
而祇係於一念之消長一息之依違夫豈偶然之故哉余來宰商邑  
知前任梁公之配張孺人者殉壬午之難從容自經邑人敬其節結  
宇祠之久而圯予修復焉又讀邑志悲同時之以時殉者率張孺人  
志也予按志有前於壬午而殉難者亦先得張孺人志也總烈婦四  
十二人烈女四人或諭翟膺榮或裙釵茹困或琴瑟誌好或閨閣待  
年莫不視死如歸潔身若浼憑弔之下欷歔不能已爰廣祠基築後



庶羣萃烈魂鑄石代主春秋享之嗚呼完一己之身名而榮千秋之  
妥侑使過者生敬聞者興起豈非羞惡原在人心而貞志光於日月  
哉五代史取王凝之妻以論馮道愧天下之學士大夫者至矣吾爲  
是舉詎但倡一邑之化流坤德之輝乎蓋亦培鬚眉之氣志取輕重  
而審死生凡植身於兩間者不欲令巾幗羞人也然則彰善維風又  
實邑宰之責已爲湖南巡撫所撰重建劉忠毅公祠碑記曰古之以  
忠而死長沙者自三閭大夫始其後賈太傅弔之故郡西有屈賈祠  
卽賈太傅故宅也由祠而左爲熊湘閣址乃宋李忠節公全家殉難  
處舊有祠而廢爲民廛余旣清復之重建祠於其地祠之後則爲前  
明劉忠毅公祠舊址忠毅公蓋以御史巡按湖南而死張獻忠之難  
者也公名熙祚江南武進人起家孝廉崇禎癸未獻賊陷武岳公率  
兵禦之入長沙兵潰復如衡再如永當是時惠吉桂三藩皆棄封而  
遁潰卒訐於前強寇躡於後倉皇奔走公實護之行號召散卒將以  
圖克復而賊猝至諸王走嶺表公曰御史楚官也義不可去遂被執  
賊據桂邸坐殿上擁公入令之跪不從賊怒叢毆之且倒曳之由殿  
城至端禮門膚盡裂又縛公柱間脅以不降且磔終不屈然賊意必  
欲降公使降將尹先民款誘之公瞑目不答遂囚以行至寧鄉宗師



廟或言寧數多義兵將謀奪直指使者遂磔公大戮寧人有僧竊識公骨瘞於路宏光時贈太僕卿予諡焉立祠於長沙之小西門內尋圯僧築舍以奉浮屠卽今之福佑庵是也余初以舊祠旣廢而隙基復被居民侵占雜處囂隘因卽忠節祠之左立祠祀公旣思公固有祠縱民攘而遷之懼公弗敢乃檄守令釐其舊址捐資構材規制宏敞復奉主歸於昔所裡祀者以妥公靈余登拜瞻顧棟榱徘徊感慨因諭於衆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世皆以爲奇節實不過一中庸之道耳然其要在於窮理其根本在於立志彼夫全軀保妻子之徒平時未嘗講求於成仁取義之學則見理不明而其志趣又沈溺於富貴汨沒於聲色貨利一切卑鄙齷齪之所爲足以迷其心神而消沮其氣骨一旦當大任臨大節鮮不委蛇巽便忍恥偷生至於一敗塗地者卽有矯矯自好之士始念激發視陷胸決脰爲無難一轉念而情動其氣怯其始念已不能復持卒至於行敗名滅爲天下笑此無他總由認理之未真而所志之不定也當公之被執也題詩永州署壁其一曰死生遲速皆前定堅此丹心映楚天其二曰萑宏化碧非豪事耿耿孤忠向九天時蓋獻賊欲全之而公以死自誓故賦以見志此其認理豈復有回惑而其志又豈復有游移而中變者哉



YORK UNIVERSITY

JUN 1 / 2001

EAST ASIAN STUDIES

夫明季諸王竊高位享爵祿而賣國乞降不可一一數首鼠兩端棄城而遁者相踵也問尙有至今存者乎彼之所畏惟一死而彼亦終死矣若蔡忠烈以支解寸裂死公亦以磔死英風浩氣千古如生卽今日而尙有瞻拜祠下歎感泣者則其死而不死乃直至今存者也余公之鄉後進也每侍先大夫言公捐軀盡節輒嘆息不能已旣悉公之概素重公之名今訪得公之遺跡而旣復其專祠又登之名宦從祀學宮皆不足以爲公重亦庶幾使後之聞風者咸知死忠死孝爲中庸之道相與敦勵氣節以無自棄於名教焉則猶公之大有造於此邦也若以公之死於君死於民不惜毀骸碎骨備嬰慘酷而身歿之後不能保其片壤荒祠以享一邦之俎豆則無怪乎賣國乞降棄城竊逃者之有辭以謝邦人也因書之以表公於不朽並告後之泣是邦者福佑庵在祠右留以守祠故存先生巡撫浙中有藁案略存之刻於湖南有實政錄暨自治官書之刻最後其孫侗數復殫心搜輯纂成賸稿八卷



YORK UNIVERSITY

JUL 1 1982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ruling lines.





